臺大佛學研究．第三十三期
民 106 年 6 月，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頁 1-58

《維摩詰經》敦煌藏文寫本殘卷 PT610、PT611 研究*

林純瑜**

摘　要

J. W. de Jong 於 1955 年所發表有關 PT610、PT611 兩份敦煌藏文寫本殘卷的考察曾被 Étienne Lamotte 引用，據以判定《維摩詰經》曾被譯成藏文不只一次。然而 de Jong 論文中大部分的篇幅是 PT610、PT611 兩份寫卷和甘珠爾傳本的藏文對音對照，並未針對 PT610、PT611 和甘珠爾傳本之間的差異進行詳細的分析和討論。本文首先比對 13 個甘珠爾傳本中之對應經文，嘗試經由各本之間的差異推演《維摩詰經》甘珠爾傳本之傳承關係與體系，然後分析 PT610、PT611 和各甘珠爾傳本之間的文句異同和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根據書寫型式推斷，PT610 的年代較 PT611 早；同時，無論從語詞、語法或句構等方面觀察，PT610

2017.1.9 收稿，2017.6.14 通過刊登。
* 本文為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維摩經與東亞文化」研究計畫 2015 年度（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7 月）子計畫「《維摩詰經》藏文寫本對勘」之研究成果。文中所使用之大部分參考文獻皆仰賴該子計畫及筆者於臺灣科技部之專題研究計畫「《維摩詰經》藏本譯者——兼論西藏佛典翻譯史觀」（MOST 104-2410-H-431-018-MY2）提供之研究經費取得。筆者於此特向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和臺灣科技部表達謝意。此外也要感謝法鼓文理學院圖書館慷慨提供數種館藏甘珠爾中所收之《維摩詰經》予筆者無償使用。本研究初稿〈再論敦煌藏文寫本殘卷 PT610、PT611——《維摩詰經》早期藏文寫本研究〉曾於 2016 年 10 月 15-17 日由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辦之「第三屆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會後經修改之文稿由《臺大佛學研究》送審。感謝審查人之評論與寶貴意見。本文乃參考審查意見，再次修改內容而成。
** 作者係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

與甘珠爾傳本之間的歧異甚大，顯然非屬同一譯本體系。此外，由比對結果可推測 PT611 是滕邦瑪族群之遠古始祖，但沒有任何跡象可證明 PT611 和蔡巴族群之間存在關聯。本研究之結果確立兩份敦煌寫本殘卷的價值：PT610 的存在證明《維摩詰經》有不只一個藏文譯本；PT611 的內容透露《維摩詰經》藏文本經文曾經經過大幅調整。

本文所觀察之經文段落並非《維摩詰經》全文，有關《維摩詰經》甘珠爾傳本關係方面的討論也只是初步的考察。儘管如此，期待本文的初步探討能增進國內學界對甘珠爾傳本研究的認識與興趣，未來有更多年輕學者願意投入目前仍在迅速發展的相關研究領域之中。

關鍵詞：敦煌藏文寫本、PT610、PT611、維摩詰經、甘珠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有關《維摩詰經》藏文本之研究，筆者曾撰專文綜述現代學者已發表之論著。截至目前為止，相關探討並不多見，只有河口慧海曾經比較藏文本與鳩摩羅什譯本之異同，Étienne Lamotte 於 1962 年出版之專書中有專屬章節進行考察，大鹿實秋曾經發表藏文本之校勘與梵藏語詞索引。[1]

在 Étienne Lamotte 前引書所闢與藏文本相關的章節中，敦煌寫本殘卷的比對和研究佔據大部分的篇幅，其主要目的在判定《維摩詰經》藏文本曾被譯出的次數。Lamotte 引用 J. W. de Jong 的考察，再配合自己的研究，認為《維摩詰經》曾被譯成藏文不只一次。[2] 這對慣於使用甘珠爾（bKa' 'gyur，「佛說部」）傳本的學者而言是一個重大的發現，[3] 因為在目前所知之大部分甘珠爾傳本中僅能見到一個《維摩詰經》的藏文譯本。Lamotte 指出，PT610 代表最古老的譯本，PT613 和 PT2203 代表第二譯，被收於甘珠爾中的譯本和第二譯之間存在顯著差異。[4]Lamotte 判定譯出的次數除了依據他自己在同書中對 PT613 和 PT2203 的研究結果之外，主要根據 J. W. de Jong 於 1955 年所發表考察 PT610 和 PT611 兩份敦煌寫本殘卷的結論。[5] 涉及《維摩詰經》最

---

1 林純瑜，〈《維摩經》藏譯本周邊文獻考察〉，《佛光學報》新 1 卷第 2 期（2015 年 7 月），頁 481-482。

2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76; repr.,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94), XXXVIII-XLIII.

3 藏文文獻流傳的型式包括以手抄寫而成的「寫本」和在木板上刻字後拓印而成的「刻本」或「版本」。當本文的討論不特指任何一者時，皆使用「傳本」一詞，以表達含蓋兩者之意。

4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XLII-XLIII.

5 J. W. de Jong,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Nos. 610 et 611," 收於山口博士還曆記念會編，《（山口博士還曆記念）印度學佛教學叢書》（京都：法藏館，1955 年），頁 60-67。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古老譯本 PT610 的研究顯然非常重要且貢獻極大。然而 de Jong 論文中大部分的篇幅是 PT610、PT611 兩份寫卷和甘珠爾傳本的藏文對音對照，並未針對 PT610、PT611 和甘珠爾傳本之間的差異進行詳細的分析和討論。

de Jong 當年使用的甘珠爾傳本是納塘版、拉薩版和一份來源不明的手寫複本。[6] Lamotte 於 1962 年出版之專書中使用的是納塘版和大谷大學出版的北京版。[7] 大鹿實秋於 1970 年發表之藏文校勘本除了納塘、北京兩版之外，增加德格版為其參考。[8] 當三位學者於早年進行研究時，取得甘珠爾傳本並非易事，學界對甘珠爾的研究尚未正式起步，相關知識極為有限。被公認為此領域之研究先驅的德國學者 Helmut Eimer 自 1970 年代開始投注心力於甘珠爾研究，1980 年代陸續發表相關成果。1990 年代，參與甘珠爾研究的學者逐漸增多，出現較多成果發表。Paul Harrison、Peter Skilling 等人在 Eimer 的研究基礎上有相當多極具份量的發表，甘珠爾的發展史也大致確立。近年來更發現許多年代相當早的甘珠爾寫本。[9] 目前已知的甘珠爾傳本約有 30 種，還有更多在陸續發現中。[10] 自 de Jong 的研究發表至今已逾 60 年，

---

6 J. W. de Jong,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Nos. 610 et 611,” 60.

7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īmalakīrtinirdeśa)*, XXXVII.

8 大鹿實秋，〈チベット文維摩經テキスト〉，《インド古典研究》1（1970 年 5 月），頁 137。

9 大部分發現於西藏西部，相關研究例見 Bruno Lainé, “Canonical Literature in Western Tibet and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anonical Collection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5 (2009): 1-29; Helmut Tauscher & Bruno Lainé, “The ‘Early Mustang Kanjur’ and its Descendents,” in *Tibet in Dialogue with its Neighbours: History, Culture and Art of Central and Western Tibet, 8th to 15th Century*, ed. Erika Forte, Liang Junyan, Deborah Klimburg-Salter, Zhang Yun, and Helmut Tauscher (Wien: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2015), 463-481.

10 Helmut Tauscher, “Kanjur,” in *Brill's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vol. 1:*

臺灣大學學術資訊網

其間除了 Lamotte 和大鹿實秋二位之外，未見有其他學者就《維摩詰經》之各甘珠爾傳本進行考察。實際上，在這幾位前輩學者的研究發表之後，已經有許多當年未被使用的資料陸續公諸於世。在甘珠爾研究已漸趨成熟的今天看來，非常有必要運用相關資料和研究成果，重新檢視《維摩詰經》現存之諸藏文傳本。

本文以 PT610、PT611 兩份敦煌藏文寫本殘卷為主要研究對象。兩份殘卷的經文內容皆屬於藏文《維摩詰經》第 11 品結尾至第 12 品起始部分。研究進行時首先比對 13 個甘珠爾傳本中之對應經文，嘗試經由各本之差異推演《維摩詰經》甘珠爾傳本之傳承關係與體系。然後分析 PT610、PT611 和甘珠爾傳本之間的文句異同和關係。本文所觀察之經文段落並非《維摩詰經》全文，對於《維摩詰經》甘珠爾傳本關係方面的討論僅是初步的考察。儘管如此，期待由於本文的初步探討，國內學界對甘珠爾傳本研究的認識與興趣能有所增進，未來有更多年輕學者願意投入目前仍在迅速發展中的相關研究領域。

二、對勘使用之傳本

本文參考之各傳本中，以敦煌寫本殘卷 PT610（$\mathbf{I}_1$）和 PT611（$\mathbf{I}_2$）的年代最早，在 1035 年以前。[11] $\mathbf{I}_1$ 和 $\mathbf{I}_2$ 的經文都不完整。[12] $\mathbf{I}_1$ 有 2 張共 4 面。第 1 張（**PT610-1**）的經文內容屬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Leiden: Brill, 2015), 103.

[11] 有關敦煌藏文寫本年代，參見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Tibetan Historiography,"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ed. Roger Jackson and José Cabezón (New York: Snow Lion, 1996), 39.

[12] PT610 和 PT611 原件影像檔已發佈於「國際敦煌項目」（IDP,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網站（http://idp.bl.uk/，於首頁左側 SEARCH THE IDP DATABASE 欄內輸入 "Pelliot tibetain 610" 或 "Pelliot tibetain 611"，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31 日）。有關 PT610 和 PT611 卷面及大小之描述，另參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XXXVIII。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資料庫

於藏文《維摩詰經》第 11 品結尾至第 12 品起始部分。第 2 張（**PT610-2**）的內容屬於第 12 品，但是並非直接接續第 1 張之內容。$\mathbf{I}_2$ 只有 1 張，共 2 面，經文內容和 $\mathbf{I}_1$ 一樣，皆屬於藏文《維摩詰經》第 11 品結尾至第 12 品起始部分。但是 $\mathbf{I}_2$ 的經文較短，涵蓋於 $\mathbf{I}_1$ 的範圍之內。$\mathbf{I}_1$ 第 1 張的正反 2 面均有多處殘損，影響字形的辨讀。第 2 張的情況良好。$\mathbf{I}_2$ 的正反 2 面也都有部分殘損，幸而面積不大。de Jong 已對這兩份寫卷進行簡要的討論，並發表其藏文對音。[13] 下文中有關 $\mathbf{I}_1$ 和 $\mathbf{I}_2$ 的討論即是以 de Jong 發表的對音為基礎。

目前所知之甘珠爾傳本大致可分為四個族群：滕邦瑪（Them spangs ma）和蔡巴（Tshal pa）兩個主要族群以及混和族群（“mixed” group）和「地方」或「獨立」（“local” or “independent”）族群。[14] 學者已對此四族群之傳本有許多介紹和

本文使用之甘珠爾傳本對應 **PT610** 和 **PT611** 之經文位置，見文末附錄「各甘珠爾傳本對應 PT610-1/ PT610-2 之位置及校勘略符」。

13 J. W. de Jong,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Nos. 610 et 611,” 61-66.

14 Helmut Tauscher, “Kanjur,” 108. 山口瑞鳳曾指出《江孜滕邦瑪》是以《納塘寫本》為原本，見許明銀譯，《西藏（下）》（臺北：全佛，2003 年），頁 743。此說法認定滕邦瑪最初亦以蔡巴族群的寫本為依據，使人產生滕邦瑪亦屬蔡巴系分支之認知。山口氏原著（《 チベット》（下），東京大学出版会〈東洋叢書 4〉）發表於 1988 年。甘珠爾研究於 1990 年後才有顯著進展。許多研究著作都判定蔡巴和滕邦瑪分屬兩個不同的族群，例如：Paul Harrsion 於 1994 年指出，蔡巴和滕邦瑪系的傳本呈現的差異極大，無法僅將其視為抄寫錯誤，或是編輯上的改善式微調。他甚至認為蔡巴和滕邦瑪二系不可能衍生自同一源頭，見 Paul Harrsion, “In Search of the Source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a Reconnaissance Report,”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vol. 1*, ed. Per Kvaerne (Oslo: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1994), 296。有關《江孜滕邦瑪》的底本，Paul Harrison 認為很可能是經過布敦修訂編輯，但並未完成的《夏魯本》（Zha lu ma），見 Harrsion 前引文，頁 307-308。Peter Skilling 在 1997 年發表的著作中，以系譜圖呈現各傳本間的關係，見 Peter Skilling,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in *Transmission of the Tibetan Canon, Papers Presented*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

討論，[15] 以下僅簡要提示本文所使用傳本之重要訊息。滕邦瑪族群的傳本由於都是寫本，傳布範圍較為有限。本文所使用者有竇宮、烏蘭巴托和協三種寫本。竇宮寫本（**S**）於 1729 年在拉達克根據不丹寫本抄寫而成，1975-1980 在列城重新出版。[16] 烏蘭巴托寫本（**V**）抄寫於五世達賴喇嘛（1617-1682）時期，1671 年被送至蒙古，後存於烏蘭巴托國家圖書館。[17] 其圖像掃瞄檔於 2012 年在東京出版。[18] 協（**Z**）寫本寫於 1729-1732 年間，存於拉

---

at a Panel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Gray 1995, ed. Helmut Eimer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7), 107。由該圖可以明顯看出，蔡巴系衍生自《舊納塘寫本》，滕邦瑪系則衍生自《滕邦瑪寫本》。《舊納塘寫本》和《滕邦瑪寫本》位於 Skilling 系譜圖的平行位置。《滕邦瑪寫本》是江孜法王司徒饒丹袞桑帕（Situ Rab brtan Kun bzang 'phags, 1389-1442）於 1431 年，搜集其管轄範圍內之材料編輯而成，見 Skilling 前引文，頁 101。將蔡巴和滕邦瑪認定為不同族群是學者使用文本校勘法，以各種不同的文本為研究對象，推定其間關係所獲得的共同結論，也是目前學界的共識。

15 例如：Paul Harrison, "Meritorious Activity or Waste of Time? Some Remarks on the Editing of Texts in the Tibetan Kanjur,"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5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Narita 1989*, ed. Ihara Shōren and Yamaguchi Zuihō (Narita: Naritasan Shinshoji, 1992), 78-82；辛島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中國藏學》3 期（總 114 期）（2014 年），頁 32-37；Helmut Tauscher, "Kanjur," 108-109。

16 Tadeusz Skorupski, *A Catalogue of the Stog Palace Kanjur*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85), xi-xiii. 該本經文見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stog pho brang bris ma* (Leh: Smanrtsis Shesrig Dpemzod, 1975-1980), v. 70 (dza), n. 171, 304v6-399v4。

17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ed. Roger Jackson and José Cabezón (New York: Snow Lion, 1996), 81. 該本經文見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rgyal rtse'i them spang ma, Original manuscript preserved at National Library of Mongolia, Ulaanbaatar, Mongolia* (Tokyo: Digital Preservation Society, 2010), v. 72 (dza) n. 221, 267v5-356r2。

18 有關該本掃瞄出版過程，見 Jampa Samten, Hiroaki Niisaku, and Kelsang Tahuwa, *Catalogue of the Ulan Bator Rgyal Rtse Them Spangs Ma Manuscript Kangyur* (Tokyo: Yuishoji Buddhist Cultural Exchange Research Institute, 2012), I.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

達克列城東方協城之主寺（la dwags shel thub chen dgon）中，其掃瞄檔已於 TBRC（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公開。[19]

蔡巴族群包含目前所知之大部分甘珠爾傳本。本文所使用者包括蔡巴族群在漢地的傳承系統：刻於 1410 年的永樂版（**Y**）、寫於 1669 年的康熙龍藏經寫本（**K**）、[20] 康熙年間的北京版（**P**）、[21] 和藏於烏蘭巴托圖書館之北京版（**Q**）。[22] 蔡巴族群的藏地傳承系統諸傳本為本文所使用者有刻於 1609-14 年的羌薩

---

19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shel mkhar bris ma* (Ladakh: Shel thub chen dgon), vol. 66 (dza) 415b5-521a3. 該掃瞄本所使用之協甘珠爾寫本乃是由維也納大學的西喜瑪拉雅文化史研究計畫「藏文寫本」（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Himalaya-Project "Tibetan Manuscripts"）所提供，詳參 https://www.tbrc.org/#!rid=O1VI2|O1VI2VI299$W1PD127393，Bibliographic 欄，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20 日。此外，TBRC 於近年擴展收藏，已改名為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20 此寫本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見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收於《龍藏經——清康熙朝內府泥金藏文寫本》（臺北：龍岡數位文化，2011 年），冊 76 (mu), 268r6-370v6。此本即 Helmut Eimer 所稱之臺北寫本（Taipei Handschrift），見 Helmut Eimer, *Ein Jahrzehnt Studien zur Überlieferung des Tibetischen Kanjur*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1992), xix。有關 K 之緣起，參李保文，〈孝莊太皇太后與康熙朝《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故宮文物月刊》335 期（2011 年 2 月），頁 9。

21 P 為《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中註記之北京版。Paul Hackett 記《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使用 1605/1684-1692 年間，萬曆和康熙兩朝刊刻之版，見 Paul G. Hackett, *A Catalogue of the Comparative Kangyur (Bka'-'gyur dpe bsdur ma)* (New York: American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2012), xiii。由於無法尋得其他資料予以印證，筆者對其年代持保留態度。

22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pe cing par ma, Peking Edition of the Kangyur hel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ongolia, Ulaanbaatar, Mongolia* (Tokyo: Digital Preservation Society, 2010), v. bu, 180r3-250v3. 筆者無法尋得確定其年代之資料，推測可能是 1717-1720 年間之北京版。

臺灣大學佛學研究資料庫

塘／里塘版（**J**），[23] 以及刻於 1721-33 年之卓尼版（**C**）。[24]

混和族群的傳本兼具滕邦瑪和蔡巴的特徵。本文使用了刻於 1730-32 年的納塘版（**N**），[25] 完成於 1733 年之德格版（**D**），[26] 和 1934 年的拉薩版（**H**）。地方或獨立族群的甘珠爾傳本通常完成於偏遠地區，使用年代較早之區域性資料，獨立於滕邦瑪、蔡巴或其他甘珠爾之外。[27] 新近發現之傳本大多屬於此族群。本文使用了完成於 1696-1706 年的普札寫本（**F**）。[28] 學者目前仍然很難界定其歸屬。[29] 以上所介紹傳本中的 YPJH 四者筆者並未使

---

[23] Jampa Samten Shastri and Jeremy Russell, "Notes on the Lithang Edition of the Tibetan bKa'-'gyur," *The Tibet Journal* 12, no. 3 (1987): 17-40.

[24]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co ne)* (Co ne rdzong: Co ne dgon, 1926), v 40 (ma), 205r4-295v2. 卓尼版掃瞄檔見 TBRC 網站。此檔所使用之印本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乃於 1926 年在卓尼寺刷印。卓尼木刻板塊已毀於 1928 年，詳參 https://www.tbrc.org/#!rid=O4CZ3720|O4CZ37204CZ44664$W1PD96685，Bibliographic 欄，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20 日。

[25]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snar thang)* (Snar thang: Snar thang dgon pa, 18th cent.), v. pha, n. 419, 274r4-382r2.

[26]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sde dge par phud)* (Delhi: Karmapae Chodhey Gyalwae Sungrab Partun Khang, 1976-1979), v. 60 (ma), 175r1-239v7. Helmut Tauscher 將 D 歸於蔡巴族群，見 Helmut Tauscher, "Kanjur," 108。由於 D 是以 J 為底本，參考屬於滕邦瑪族群之洛宗甘珠爾（Lho rdzong bKa' 'gyur）修訂而成，兼具蔡巴和滕邦瑪之特徵，因此筆者依 Paul Harrison 之看法，將 D 歸於混合族群，參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82。有關德格版來源，參 Jampa Samten Shastri and Jeremy Russell, "Notes on the Lithang Edition of the Tibetan bKa'-'gyur," 18-19.

[27] Helmut Tauscher, "Kanjur," 109.

[28] *'Phags pa dri ma med pas grangs pa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phug brag)* (New York: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 199-), v. 75, za, no. 227, 361r6-461r8.

[29] James B. Apple, "Fragments and Phylogeny of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Mañjuśrīvihārasūtra*: A Case Study in the Genealogy of Tibetan Kanjurs," *ARIRIAB* XVII (2014): 297.

臺灣大學圖書館

用原本，而是參考《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Bka' 'gyur dpe bsdur ma*）之對勘記。[30]

欲進行對勘，文獻之取得為首要步驟。雖然目前已知的甘珠爾傳本約有 30 種，但是其中有若干只見於歷史文獻中，並未流傳至當代，如：《蔡巴甘珠爾》、《舊納塘甘珠爾》皆屬之。再者，雖然目前許多甘珠爾傳本之掃瞄檔皆可自 TBRC 網站取得，但是仍有若干傳本並無公開取得之管道，例如：蔡巴族群之《永樂甘珠爾》、《萬曆甘珠爾》等。前述之「地方」或「獨立」族群之甘珠爾目前大部分也都尚未公開。欲取得這些傳本，除須投入資金之外，尚須熟悉管道。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本文並未使用這些傳本。此外，在可取得的傳本之中，若干近代傳本由於年代較晚，或大致上屬於特定傳本的複製本，例如：《拉加甘珠爾》、《庫倫甘珠爾》。就傳本關係的推演而言，此類型傳本的參考價值較低，本文也未使用。

縮符對照

C: Co ne 卓尼版

D: sDe dge 德格版

F: Phug brag 普札寫本

H: Lhasa 拉薩版／*dpe bsdur ma*《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

I_1: Pelliot tibétain 610（PT610）敦煌寫本 PT610

---

[30]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dpe bsdur ma*《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 ed. Kruṅ-go'i Bod rig pa źib 'jug lte gnas kyi bka' bstan dpe sdur khaṅ gis dpe bsdur źus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 (Pe cin: Kruṅ go'i bod rig pa dpe skrun khaṅ, 2006-2008), v. 60, 603-4, 606-7, 633-4.

臺灣大學佛學資料庫

I_2: Pelliot tibétain 611（PT611）敦煌寫本 PT611

J: 'Jan sa tham/Lithang 羌薩塘／里塘版／*dpe bsdur ma*《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

K: Longtsangjing 龍藏經寫本／Taipei manuscript 臺北寫本

N: sNar thang 那塘版

P: Peking 北京版／*dpe bsdur ma*《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

Q: Peking 北京版／National Library of Mongolia 烏蘭巴托國家圖書館藏

S: sTog palace/ *stog pho brang bris ma* 竇宮寫本

V: Ulaanbaatar 烏蘭巴托寫本

Y: Yongle 永樂版／dpe bsdur ma《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

Z: Shey Palace/ shel mkhar bris ma 協寫本

三、比對目的與研究方法

在探討敦煌寫本殘卷 PT610 和 PT611 之前，必須先掌握做為比對基礎的《維摩詰經》甘珠爾傳本經文。單單依賴某一特定傳本而忽略其他傳本所進行的討論很有可能是沒有意義的。想要掌握經文必須仰賴比對傳本，瞭解傳本間的關係才有可能。甘珠爾研究之先驅學者 Helmut Eimer 曾經表示：個別典籍之研究結果不一定適用於其他典籍，有必要以相同的方法檢視甘珠爾各部分之典籍。Paul Harrison 曾引用其觀點並指出，更多相關研究顯然是必要的。[31] 從歷史的角度觀之，Eimer 的看法不無道理。佛典自大約公元 7 世紀開始在藏地譯出之後，直至藏經正式形成的

[31] Paul Harrison, “Meritorious Activity or Waste of Time? Some Remarks on the Editing of Texts in the Tibetan Kanjur,” 78.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六、七百年之間，歷經翻譯標準化、舊譯經典修訂、目錄匯編等過程。Peter Skilling 指出，在公元 14 世紀初之前譯出之藏文經典可能是以個別或單一卷帙的方式傳承，個別寺院以漸進的方式累積典籍，各寺院之經典收藏是獨特、不完整且無系統的。[32] 大約在 13-14 世紀，各大寺院開始搜集、匯編各處所藏之佛典，逐漸形成所謂的甘珠爾和丹珠爾（bsTan 'gyur，「論述部」）。現今所知各甘珠爾中所收之個別經典，若根據前述 Peter Skilling 之觀點，來源很有可能各不相同。因此在同一部甘珠爾中所收之個別經典的傳承若有差異，亦頗為合理。正因如此，儘管已有一些學者發表根據個別經典的研究所推演出的各甘珠爾傳本關係，[33] 由於目前尚未見到以《維摩詰經》為主題的相關研究，依然有必要針對《維摩詰經》，探討各甘珠爾傳本間的關係。

然而 Eimer 所指的「相同的方法」究竟為何？Harrison 曾經歸納學者確立甘珠爾傳本之間關係的方法為歷史考察、目錄研究和傳統文本校勘共三大類。[34] 在做出較為可靠的判定之前，經由上述三種方法取得經典外部和內部證據是相當必要的。然而，這些都是非常耗費時間和精力的研究方法，因此投入的學者至今依然寥寥可數。本文主要採取傳統文本校勘法，根據 Harrison 的

---

[32] Peter Skilling,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97-99.

[33] 例如：Helmut Eimer, *Ein Jahrzehnt Studien zur Überlieferung des Tibetischen Kanjur*, xvii-xix；Paul Harrison, "Meritorious Activity or Waste of Time? Some Remarks on the Editing of Texts in the Tibetan Kanjur," 89；Philipp A. Maas, "A Phylogenetic Approach to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ibetan Kanjur - the *Akṣayamatinirdeśa* Revisited," in *Bauddhasāhityastabakāvalī: Essays and Studies o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Ded. to C. Vogel by Colleagues, Students, and Friends*, eds. Dragomir Dimitrov et al. (Marburg: Indica et Tibetica, 2008), 235；James B. Apple, "Fragments and Phylogeny of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Mañjuśrīvihārasūtra*: A Case Study in the Genealogy of Tibetan Kanjurs," 299。

[34]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80.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說明，即是比對儘可能多之傳本，記錄其間差異，並對文本進行編輯的方法。[35] 透過各傳本間出現差異之處可推演出各傳本之間的關係。有關文本編輯，Harrison 曾指出，試圖重建文本的原型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並非每處出現差異之處都清楚到能夠進行判定，而且重建出來的文本很有可能在西藏歷史上根本不曾存在過。[36] 他提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選擇一個較好的傳本為底本，註記其他傳本的異讀。他建議選擇看來似乎較為正確，少缺損，也是德格版進行修訂時大量參考採用的滕邦瑪族群的傳本為底本。[37]Harrison 的看法相當實際。編輯文本時所進行的判定往往和所使用的資料來源及數量相關。本文前言曾經提到近年來不斷發現許多從前不為人知的甘珠爾傳本。這些新資料的使用即很有可能影響重建文本原型時經常必須對異讀進行選擇的判斷。這表示已經重建完成的文本原型有可能因為新資料的出現而不再適用，必須進行修改。況且推演各傳本間關係和編輯文本二者並不必然相關，亦即，探討傳本關係只須對各傳本間的異讀進行考察與推論，是否重建出文本原型對傳本間關係的推演並無重大影響。儘管如此，大部分的學者所關心的似乎只是文本的原貌，只希望解決異讀出現的問題，而忽略異讀出現的原因，並未重視異讀在推演傳本關係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能也因此，在 Harrison 提出上述看法之後，他所建議的方式並未被普遍採用，進行相關研究的學者依然多以編輯文本的方式呈現傳本間的異讀。

---

35 同上註。

36 Paul Harrison, “In Search of the Source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a Reconnaissance Report,” 296.

37 Paul Harrison, “In Search of the Source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a Reconnaissance Report,” 296-7.

臺灣上傳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研究比對的經文段落不長，主要目的在傳本關係的初步探討，以便在此基礎上給予 PT610 和 PT611 恰當的定位。此外，本研究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未能使用新近發現的甘珠爾傳本。因此即使重建原本，也很有可能和所謂的文本原型存在差距。基於以上考慮，本文採用 Harrison 所建議的方式，選定一個底本，註記其他傳本的異讀，重建文本原型的工作將留待他日因緣成熟之時。考慮以何者為底本時，從比對所觀察經文之段落中得知，本文使用的滕邦瑪族群傳本 S、V、Z 之中，V 在斷句（shad）的使用上有異於其他傳本的個別之處，Z 有異於其他傳本的個別性異讀。在此情況下，就 Harrison 所建議的方法而言，比較適合做為底本的應是 S。因此文末所附的經文對音以 S 為底本，其他甘珠爾傳本的異讀則註記於註腳中。由於 $\mathbf{I}_1$ 的經文和甘珠爾傳本經文內容差異甚大，因此將 $\mathbf{I}_1$ 經文依對應段落與甘珠爾傳本分開並列。$\mathbf{I}_2$ 的內容與甘珠爾傳本經文大部分相符，因此不另列經文，僅將其異讀註記於甘珠爾傳本經文對應之處。

四、傳本關係之探討

以下首先根據比對各傳本所得之經文差異，確立甘珠爾傳本之間的關係，然後討論 $\mathbf{I}_2$ 和甘珠爾傳本的關聯。由於 $\mathbf{I}_1$ 的經文與甘珠爾傳本差異甚大，將於以下「敦煌寫本殘卷 PT610 和 PT611」一段中另行分析。此外，本文所推演之傳本關係僅屬初步探討，目的在提供分析 PT610 和 PT611 的基礎。為避免討論過於繁複，暫且忽略斷句方面的差異，而以拼寫差異為主要考慮因素。同時，由於單一傳本之個別差異並不具有系譜訊息，[38] 因

[38] James B. Apple, "Fragments and Phylogeny of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Mañjuśrīvihārasūtra*: A Case Study in the Genealogy of Tibetan Kanjurs," 2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專用

此在推演傳本間關係時，亦予忽略。

本文考察的經文段落不長，然而依然可以觀察到以滕邦瑪和蔡巴兩大族群為主的傳承關係。每當出現異讀時，SVZ 的寫法都相當一致，若排除斷句（shad 的使用）的差異，只有兩處例外，這兩處都是 SZ（la'ang/ zhes）相同，V(la yang/ shes) 與 SZ 不同。[39] 除異讀之外，V 有多處使用縮寫（rjesu、tshigsu、lagso），且在斷句的使用上有個別性的特徵，顯示 V 和 SZ 的底本很可能不同，且 V 底本的年代可能較早。

蔡巴族群的漢地傳承 KPQY 異讀大致上一致。K 除兩處例外，每當異讀出現時皆與 Y 的寫法完全一致。這兩處例外中，K 的寫法都和 Q 相同，其一（'chad pa）只出現在 KQ，另一（shes）則同時出現在 CFKQV，即前述 V 的第二處例外。由這兩處可見到 K 經過修改的痕跡。P 的情形相對單純，P 出現的所有異讀都和 Y 相同，只有一處例外。這處例外 PQ（legs bar）的寫法一致，但和 KY（lag par）及其他所有傳本（sug par）不同。此處 PQ 的異讀應屬個別判斷的調整。至於 KP 之間，並無異讀顯示其特殊的連結關係。Q 偶而出現抄寫錯誤，且有許多異讀和 K 相同，和 K 的關係密切。Q 雖然有一處和 P 相同，而異於其他所有傳本，即前述 P 之例外，且有三處和 C 相同且異於其他所有傳本，但這幾處皆不屬於正確或較佳的寫法，可以忽略。總體而言，KP 皆是 Y 衍生之傳本的後代，Q 則可能曾經參考 KP 兩者。

蔡巴族群的藏地傳承 JC 的關係明顯。C 的異讀大部分和 J

Paul Harrison, "Meritorious Activity or Waste of Time? Some Remarks on the Editing of Texts in the Tibetan Kanjur," 84, footnote 18.

[39]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處例外 V 和 CFKQ 相同，異於其他傳本。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相同，顯示 C 是 J 的後代。但是如同前述，C 有三處異讀與 Q 共同但有別於其他所有傳本，另有一處異讀與 FKQV 共同，由此推測 C 很可能是 Q 的參考本之一。

混和族群的 N 所出現的異讀都和 CJ 相同，但有一處例外。此例外和 FSVZ 的寫法相同（tshom），但異於其他傳本（tsom），表示 N 以蔡巴族群的藏地傳承為主要底本，但同時參考滕邦瑪族群。D 的情況相當出人意料之外。D 的異讀大部分都與 SVZ 一致，只有一處和 CHJN 相同（*om*. de），而異於其他傳本（de）。這似乎顯示 D 以滕邦瑪為主要底本，同時參考 J 系之蔡巴傳本，和 N 的情形恰成對比。[40] 至於 H 的異讀，大多與 N 相同，或是與 D 相同，只有一處和 KPQY 相同（bsgyur），但異於其他傳本（sgyur），表示 H 可能是以 ND 為其參考底本。

獨立族群的 F 情況比較複雜。F 雖然也有只與 Q（la 'ang/ bcu）或與 Z（kyis/）共同的異讀，但這幾處異讀皆非源自傳承的差異，可能是來自個別傳本的調整，因此可以忽略。其他大部分的異讀有些和滕邦瑪相同，有些卻和蔡巴的漢地傳本相同，與其他學者的觀察相符。[41] 和其他傳本相較而言，F 有屬於個別特徵

---

[40] D 被認為是以 J 為底本，同時參考屬於滕邦瑪族群之《洛宗甘珠爾》（Lho rdzong bKa' 'gyur）修訂而成，參 Jampa Samten Shastri and Jeremy Russell, "Notes on the Lithang Edition of the Tibetan bKa'-'gyur," 18-19。此處有關 D 之研究結果須待對《維摩詰經》進行全面性的考察後，方能做出定論。

[41] James B. Apple, "Fragments and Phylogeny of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Mañjuśrīvihārasūtra*: A Case Study in the Genealogy of Tibetan Kanjurs," 297. Jens Braarvig 研究 *Akṣayamatinirdeśa* 的普札寫本，認為該本是滕邦瑪和蔡巴兩族群的融合，參 Jens Braarvig, "The Phug Brag Versions of the *Akṣayamatinirdeśa*," in *Transmission of the Tibetan Canon, Papers Presented at a Panel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Gray 1995*, ed. Helmut Eimer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7), 7。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

之差異，斷句有其個別之處，也有縮寫（lagso），應是年代較早之傳本。F 具有與 SVZ 經常出現共同異讀、斷句方式時而和 SVZ 相同的特徵。據此推測，F 和滕邦瑪的關聯較為緊密。

確立甘珠爾傳本的關係後，以之為基礎，繼續觀察與甘珠爾傳本經文大致相符的 $\mathbf{I}_2$。$\mathbf{I}_2$ 的經文不長，但是依然可由異讀出現的情況看出一些提供判定傳本關係的線索。對應 $\mathbf{I}_2$ 的經文段落共有 37 個異讀，其中有 20 個異讀屬於 $\mathbf{I}_2$ 的個別性差異，顯示 $\mathbf{I}_2$ 和甘珠爾傳本分岐的程度。$\mathbf{I}_2$ 和甘珠爾傳本出現共同異讀有 5 處，其中 3 處涉及斷句的方式，並非關鍵性的差異。然而即使如此，依稀可見 $\mathbf{I}_2$ 和滕邦瑪的關聯。另外 2 處異讀中的一處有殘損，判讀不易，如果根據 de Jong 的對音，$\mathbf{I}_2$ 和 V（rtog pa dang）相同，假使忽略斷句方式，也和 DSZ（rtog pa dang/）相同。第二處異讀則頗為關鍵，$\mathbf{I}_2$ 和 DSVZ（bzung）的寫法相同，異於 FKPQY（srung）和 CHJN（bsrung）。綜合以上，可知滕邦瑪所依循之底本應是由 $\mathbf{I}_2$「演化」而來。但是，即使如同 de Jong 所說，$\mathbf{I}_2$ 不該從甘珠爾傳本中被獨立出來，$\mathbf{I}_2$ 和甘珠爾傳本的差異並未大到足以形成區別。[42] $\mathbf{I}_2$ 佔 50% 以上（20/37）的高頻率個別性異讀卻暗示，由 $\mathbf{I}_2$ 至甘珠爾傳本的演化過程應當不會是單純、簡短的，而很有可能是歷經長時期、不同階段的修改。

五、敦煌寫本殘卷 PT610 和 PT611

以下首先分別描述 $\mathbf{I}_1$ 和 $\mathbf{I}_2$ 的特徵，然後從語詞本身、語詞間修飾關係、句構等角度詳細分析 $\mathbf{I}_1$、$\mathbf{I}_2$ 和甘珠爾傳本間的差

[42] J. W. de Jong,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Nos. 610 et 611,” 67; Sara Boin trans.,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XLIII.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異。

在 $\mathbf{I}_1$ 中可以見到倒寫的藏文 gi gu 母音記號，da 再後加字（da drag）也經常出現，例如：shind, brgya byind、bskald pa、mthar pyind pa、bstand、thard、kund、mkhyend、rtend、gsold 等。但是有些字並不必然使用 da drag，例如：stond、ston 兩種寫法都可見到。此外，mi、med 在 $\mathbf{I}_1$ 中寫作 myi、myed。以上都是敦煌寫卷常見的古藏文書寫特徵。[43] 在 $\mathbf{I}_1$ 中也出現目前通行之藏文中不會見到的下列拼寫方式（以下遇藏文的母音記號 gi gu 倒寫時，使用大寫羅馬字母 I 標示）：

1. 加在母音後方的藏文字母 '，例如：na'、brgya' byind、'da's，
2. c 寫成有氣的 ch，例如：thams chad、gchig、bchom ldan 'da's、sems chan、dgra' bchom ba、chu、bchu、ches 等，
3. ts 寫成有氣的 tsh，例如：rtsha，
4. ph 寫成 p，例如：pyir、'pel、pung po、bu po、prag、等，
5. k 寫成 g，例如：gyang (kyang)、bsgald (bskal)、sgyes (skyes)、rIgs gyi bu po (rigs kyi bu pho) 等。

另外，寫本中常見的縮寫也可在 $\mathbf{I}_1$ 中見到，例如：grogsu (grogs su)、yongsu (yongs su)、lagso (lags so)、gagis (gag gis) 等，或是將後加字 m 寫在基字上方，例如：laṁ (lam)、pa 'aṁ (pa 'am)、'pelaṁ ('phel lam)、klogaṁ (klog gam) 等。

---

[43] Nils Simonsson, *Indo-tibetische Studien: die Methoden der Tibetischen Übersetzer, Untersucht im Hinblick auf die Bedeutung ihrer Übersetzungen für die Sanskritphilologie* (Uppsala : Almqvist & Wiksells Boktryckeri Ab, 1957), 18-19.

臺灣大學數位典藏資料庫

I_2 因內容較短，例證也較少，但是仍可見到倒寫的藏文 gi gu 母音記號、mi 寫作 myi 等古藏文寫本特徵。其他較特別之處有：c 寫成有氣的 ch，例如：thams chad (thams cad)，t 寫成 th，例如：gsol tho (gsol to)。**I_2** 沒有見到 da drag 的使用。整體而言，其年代應不若 **I_1** 古老。

以上的描述似乎只指出 **I_1**、**I_2** 和現今所見甘珠爾傳本在拼字上的差異。實際上，除了上述特色，敦煌寫本的發現對於研究藏文佛經翻譯發展的過程有極大貢獻。由於 **I_1** 和 **I_2** 的存在，使我們對於《維摩詰經》譯本演變的認知得以增長。尤其是這兩份寫卷內容重疊的經文段落（文末灰底色標示部分）透露許多極具意義的訊息。

從所使用語詞的角度，可觀察到從 **I_1**/ **I_2**，以至於各甘珠爾傳本的演變過程。例如：目前常見之所有甘珠爾傳本中的 gang dag，在 **I_1** 和 **I_2** 中對應 gag gis（在 **I_1** 出現 5 次、**I_2** 出現 1 次）和 gag（在 **I_1** 出現 1 次、**I_2** 出現 2 次）。[44] 由出現的頻率推測，原本的 gag gis 很可能先簡化成 gag，但後來又發展為 gang dag。由經文段落 [12] 的 sems can gang dag 於 **I_2** 中對應 gag，於 F 中對應 sems can gang，可觀察到從 gag 到 sems can gang，乃至於 sems can gang dag 的演變。

此外，尚有其他幾個類似的情形。為方便觀察變化的情況，將各傳本之對應經文整理在下表中。以下遇藏文的母音記號 gi

[44] 在 I_1gag gis 出現三次，分別在文末經文段落 [2]、[3]、[4]，gagis 出現二次，在 [5]、[7]。gag gis 在 I_2 出現 1 次，在經文段落 [8]。gag 在 I_1 出現 1 次，在經文段落 [6]。gag 在 I_2 出現 2 次，在經文段落 [7]、[12]。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gu 倒寫時，使用大寫羅馬字母 I 標示。

1	**I_1**	mngon du dga['] ba'[i] '[ji]g rten gyi khams
	I_2	mngon bar dga' ba'I 'jig rten gyI khams
	甘珠爾傳本	'jig rten gyi khams mngon par dga' ba
2	**I_1**	myi g.yos (p)a[']i [yang] dag par gshegs pa
	I_2	myI 'khrug pa de bzhin gshegs pa
	甘珠爾傳本	de bzhin gshegs pa mi 'khrugs pa
3	**I_1**	mngon du dga['] ba'[i] '[ji]g rten gyi khams blang zhin myi g.yos (p)a[']i [yang] dag par gshegs pa kun gyis mtho(ng)[ba]'I le'u bchu gchig go
	I_2	mngon bar dga' ba'I 'jig rten gyI khams blangs pa dang/ myI 'khrug pa de bzhin gshegs pa [bs]tan pa'I le'u ste bcu gcIg go
	甘珠爾傳本	'jig rten gyi khams mngon par dga' ba blangs pa[45] dang/ de bzhin gshegs pa mi[46] 'khrugs pa bstan pa'i[47] le'u ste bcu gcig pa'o
4	**I_1**	brgya' by[i]n (l)ha'[i] d[bang po]
	I_2	brgya (b)y[I](n) lha'i dbang po
	甘珠爾傳本	lha'i dbang po brgya byin
5	**I_1**	bsam gyis myi khyab par chos gyi tshu[l].. rnam [par sprul]d pas 'jug pa
	I_2	bsam gyis myI khyab pa rnam par sprul pa'I chos kyi tshul la 'jug pa
	甘珠爾傳本	rnam par sprul pa[48] bsam gyis mi khyab pa'i chos kyi[49] tshul la 'jug pa

表中的實例編號 3 是第 11 品品名，對應漢譯第 12 品支謙、羅什譯本之「見阿閦佛品」和玄奘譯本之「觀如來品」。為能更

[45] blang ba F (blangs pa ∑-F)
[46] myi J
[47] pa'i/ K
[48] pa/ F
[49] *om*. chos kyi ∑-I2FSVZ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楚看出 $\mathbf{I}_1$、$\mathbf{I}_2$、甘珠爾傳本之間的差異，特將該品名的兩個主要部分分別列在編號 1 和 2 中。由編號 1-3，特別是編號 2-3 的經文段落不僅可見到語詞使用的差異，也可看出語詞位置的差異：$\mathbf{I}_1$ 和 $\mathbf{I}_2$ 語詞位置相同，兩者主要的差別在於所使用之語詞，漢譯「阿閦佛」之「阿閦」在 $\mathbf{I}_1$ 作 myi g.yos (p)a，$\mathbf{I}_2$ 則作 myI 'khrug pa；「佛」在 $\mathbf{I}_1$ 作 [yang] dag par gshegs pa，$\mathbf{I}_2$ 則作 de bzhin gshegs pa；此外，漢譯品名中之「見」或「觀」對應 $\mathbf{I}_1$ 之 kun gyis mtho(ng)[ba] 和 $\mathbf{I}_2$ 之 [bs]tan pa。至於 $\mathbf{I}_2$ 和甘珠爾傳本兩者所使用之語詞基本上相同，主要差異在於語詞所置位置：特定名稱於 $\mathbf{I}_2$ 皆置於一般性名稱之前，但在甘珠爾傳本中卻正好相反，如「妙喜世界」在 $\mathbf{I}_2$ 作 mngon bar dga' ba'I 'jig rten gyI khams，mngon bar dga' ba（「妙喜」）置於 'jig rten gyI khams（「世界」）之前，但在甘珠爾傳本中 mngon bar dga' ba 卻置於 'jig rten gyI khams 之後。又如：「阿閦佛」在 $\mathbf{I}_2$ 作 myI 'khrug pa de bzhin gshegs pa，myI 'khrug pa（「阿閦」）置於 de bzhin gshegs pa（「如來」）之前，但在甘珠爾傳本中 mi 'khrugs pa 卻置於 de bzhin gshegs pa 之後。實例 4 之情況類似，支、奘譯「天帝釋」／羅什譯「釋提桓因」對應 $\mathbf{I}_2$ 之 brgya (b)y[I](n) lha'i dbang po，在甘珠爾傳本則是 lha'i dbang po brgya byin，同樣是語詞位置之倒置。實例 5 中，$\mathbf{I}_2$ 之 bsam gyis myI khyab pa rnam par sprul pa 對應甘珠爾傳本之 rnam par sprul pa bsam gyis mi khyab pa，兩者差異在於 bsam gyis mi khyab pa（「不可思議」）和 rnam par sprul pa（「自在神變」）位置之倒置。實例 5 中 $\mathbf{I}_1$ 和 $\mathbf{I}_2$ 之間的差異則不在於語詞之使用，而是在於文法作用的不同：$\mathbf{I}_1$ 中之 rnam [par sprul]d pa 為 'jug pa 進行之方式或原因，$\mathbf{I}_2$ 中之 rnam par sprul pa 卻在修飾 chos kyi tshul，文法作用完全不同；同樣地 bsam gyis myi khyab pa 在 $\mathbf{I}_2$ 應是在修飾 rnam par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sprul pa，在 $\mathbf{I}_1$ 之文法作用可以確定不是在修飾 rnam par sprul pa。綜言之，上列 5 例顯示，$\mathbf{I}_1$ 和 $\mathbf{I}_2$ 兩個文本之間有語詞使用、拼寫方式、文法作用上的差別；$\mathbf{I}_2$ 和後來的甘珠爾傳本之間主要差別在於語詞置放之位置。在此應該順帶一提的是在 $\mathbf{I}_1$ 和 $\mathbf{I}_2$ 兩份寫卷中，對應「文殊童子」的藏文都寫作 'jam dpal gzho nur gyur pa，其中的 gzho 並無後加，和目前常見的寫法 gzhon 有些微差別。

根據文末所附經文比對編號 [6]-[12] 中 $\mathbf{I}_1$、$\mathbf{I}_2$ 和甘珠爾傳本均存的部分，亦即灰底色標示者，可知 $\mathbf{I}_2$ 和後來的甘珠爾傳本間基本上大致相同。比較大的幾處差異已在以上所舉實例中說明。其他幾處 $\mathbf{I}_2$ 和甘珠爾傳本之間的不同大多屬於 $\mathbf{I}_2$ 個別的異讀：亦即 $\mathbf{I}_2$ 出現異讀的位置在各甘珠爾傳本中並沒有異讀。但有三處異讀屬於用字上的差異，透露滕邦瑪族群和 $\mathbf{I}_2$ 之間的關係。[50] 這個關係也可從經文的斷句方式觀察到。[51] 相對而言，沒有一處 $\mathbf{I}_2$ 和甘珠爾之間的異讀顯示蔡巴族群和 $\mathbf{I}_2$ 之間存在關聯。[52] 由於 $\mathbf{I}_2$ 的年代較各甘珠爾傳本早，由此可以推論，滕邦瑪族群保存較多早期寫本的特色。

可惜 $\mathbf{I}_2$ 的內容不多，無法得知更多類似的實例。儘管如此，只比對 $\mathbf{I}_1$ 和甘珠爾傳本依然可以獲得許多啟發。例如經文

---

[50] 即段落 [6] 中 bzung 的使用（註 102）、段落 [8] 中 rtog pa 的使用（註 117）、和段落 [11] 中 bsam gyis mI khyab pa'i chos kyi tshul la 'jug pa rab tu bstan pa 中 chos kyi 的使用（註 134）。

[51] 見 [8] rtog pa dang：和 V 相同均未使用 shad（註 117）；於 [10] la：和 SZ 相同均未使用 shad（註 127）；以及 [11] las：和 FSVZ 相同均未使用使用 shad（註 131）。

[52] 觀察段落 [6] 末尾起至段落 [12] 前半，即灰底色部分註腳的內容，可知當 $\mathbf{I}_2$ 出現異讀時，沒有一處與蔡巴族群有共同的異讀。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段落 [26] 中之部分內容：

6	**I_1**	bsam gyis myi khyab pa rnam par thard par stond pa'i chos gyi gzhung 'di
	甘珠爾傳本	rnam par thar pa bsam gyis mi khyab pa bstan pa'i[53]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此例和實例編號 5 很類似。首先可以看到熟悉的「不可思議解脫」一詞在甘珠爾中寫作 rnam par thar pa bsam gyis mi khyab pa，在 **I_1** 中卻寫作 bsam gyis myi khyab pa rnam par thard pa，顯示此語詞的組合方式曾經歷經調整：具有修飾作用的「不可思議」（bsam gyis mi khyab pa）從所修飾主詞「解脫」（rnam par thar pa）的前方被調整到後方，成為目前常見的組合型式。此外，最後方的「法門」（chos kyi rnam grangs）在 **I_1** 寫作 chos gyi gzhung，使人立刻想起玄奘和鳩摩羅什譯本的差異：此處的漢譯對應經文在玄奘譯本是「不可思議自在神變解脫法門」，鳩摩羅什譯本則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大鹿實秋曾經指出此處鳩摩羅什將「法門」譯作「經典」。[54] **I_1** 中的 chos gyi gzhung 相當於羅什譯本的「經典」，然而此處的 chos gyi gzhung 相當耐人尋味。值得思考的是 chos gyi gzhung 的使用是否受到也在敦煌流行的羅什漢譯本影響？[55]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僅根據單例難以做出具說服力的判斷，必須比對羅什譯本和 **I_1**，全面考察兩者之間的關係，才有可能。這個問題已超出本文探討的範圍，必須另闢專文進行討論。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假使羅什和 **I_1**

---

[53] pa/ F

[54] 大鹿實秋，〈維摩經の副題「不可思議解脫」批判〉，《東洋学研究》12（1978 年 3 月），頁 75。相關討論參林純瑜，〈《維摩經》藏譯本周邊文獻考察〉，頁 504-506。

[55] 有關羅什譯本在敦煌流行，見 J. W. de Jong, "Encore une fois le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no. 610,"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2 (1968): 7。

臺灣佛教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處所譯皆忠於原文，那麼顯然兩者所依原典屬於同一傳本系統，而此系統有別於玄奘的「法門」或甘珠爾之「chos kyi rnam grangs」所代表的另一傳承，表示《維摩詰經》的文本在印度流傳時已有不只一個傳承系統。因此，在考察羅什和玄奘兩譯的差別時，除了考慮譯者對經典詮釋各有見地的原因之外，也不應忽略兩譯所據原典傳承系統本身即已相異的因素。

以下是另外兩處 $\mathbf{I}_1$ 和甘珠爾傳本的語詞對照：

	$\mathbf{I}_1$	甘珠爾傳本
7	yang [da]g par chos	chos yang dag pa
8	rgyan mang po	cher bkod pa

實例 7 的情況較為單純，$\mathbf{I}_1$ 和甘珠爾傳本之間只有前述語詞位置的不同：「正法」中扮演修飾角色的「正」（yang dag pa）在甘珠爾傳本中，如同通常所見，位於所修飾名詞「法」（chos）的後方，但在 $\mathbf{I}_1$ 中卻是位於其前方。實例 8 涉及世界的名稱（什譯作「大莊嚴」，奘譯「大嚴」），乍看之下似乎頗出人意料之外，在 $\mathbf{I}_1$ 中扮演修飾角色的 mang po 位於所修飾語詞 rgyan 的後方，但在甘珠爾傳本中的 cher 卻在 bkod pa 的前方。但是仔細分析，甘珠爾傳本中的 bkod pa 是動名詞，因此具有修飾作用的 cher 必須置於 bkod pa 前方。此例中的主要差別在於語詞的使用，修飾語置放位置的差別乃因選用之語詞不同所致。以下再將 $\mathbf{I}_1$ 和甘珠爾傳本之對應語詞和段落分類列成表格，以方便參照，其中有些在前面已經討論過：

	$\mathbf{I}_1$	甘珠爾傳本
動／名詞	len pa	'dzin pa
	'dzind pa	'chang ba
	shind tu dad pa	mos p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thbf{I}_1$	甘珠爾傳本
動／名詞	sgyur ba	rab tu 'don pa
	ston pa	'chad pa
	byas	bgyid pa
	zad pa	bzung ba
	mond pa	yi rang ba
	'pel	bskyed
	blangs pa	'dzin pa
	mthong	gzigs
	btuld	pham par bgyis
名／形容詞	chos gyi gzhung	chos kyi rnam grangs
	gag gis	gang dag
	le'u	tshigs su bcad pa
	lag	sug pa
	du ma	mang po
其他	lta ji smos	lta smos kyang ci 'tshal
	bskal pa'I mthar tug gi bar du	bskal pa las lhag pa
	sgom ba'i thub la nan tan byed pa/ bsgom ba'i 'byor ba... nan tan du 'gyur ba	sgom/bsgom pa'i rnal 'byor la rjes su sbyor ba
	kun du rgyas par byed pa/ kun du rgyas par bgyid pa/ kund tu rgyas par byed pa	kun chub par bgyid pa/ kun chub par bgyid pa/ kun chub par byed pa/

除此之外，佛陀名號也出現在 $\mathbf{I}_1$ 中。[56] 以下將經文中出現的名號全數列在下表中，灰底標示者是 $\mathbf{I}_1$ 和甘珠爾傳本有異者。

$\mathbf{I}_1$	甘珠爾傳本
yang dag par gshegs pa	de bzhin gshegs pa
dgra' bchom ba	dgra bcom pa
g.yung drung rdzogs pa'i sangs rgyas	yang dag par rdzogs pa'i sangs rgyas

[56] 見文末經文段落 [31]：PT610-2v3-4。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mathbf{I}_1$	甘珠爾傳本
mkhyend pa dang rkang par ldan ba	rig pa dang zhabs su ldan pa
bde bar gshegs pa	bde bar gshegs pa
'jig rtend mkhyend pa	'jig rten mkhyen pa
bla na myed pa sgyes bu 'dul ba kha lo bsgyur ba	skyes bu[57] 'dul ba'i kha lo sgyur[58] ba/[59] bla na med pa/[60]
lha dang/ myi'I mkhan po	lha dang mi rnams kyi ston pa
sangs rgyas	sangs rgyas
bchom ldan 'da's	bcom ldan 'das

上表甘珠爾傳本欄中所列之名號和收於丹珠爾中的 *Bye brag tu rtogs par byed pa*（*Vyutpatti*，《翻譯名義集》）中之佛陀名號相符。[61]*Bye brag tu rtogs par byed pa* 和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語合二章》）被認為是記載藏文佛典翻譯標準化過程和範例的重要著作。[62] 上表的比對結果顯示，$\mathbf{I}_1$ 中的《維摩詰經》應該是沒有經過大修訂（*zhu chen*）的譯文。[63]

---

57 *om*. bu Z

58 skur Z

59 ba ∑-FSVZ

60 pa dang/ V

61 收於丹珠爾中的 *Bye brag tu rtogs par byed pa* 題名中並無 chen po 或 mahā，見 *Bstan 'gyur (sde dge)* v. co, n. 4346, 1v-131r1 (Delhi: Delhi Karmapae Choedhey, Gyalwae Sungrab Partun Khang, 1982-1985, TBRC W23703)。但在現代出版品中，此作被稱為 *Mahāvyutpatti*（《翻譯名義大集》）。原著只有梵、藏兩種語言之對照，近代經學者處理，始加入其他語言，參榊亮三郎編著，「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譯，《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冊 12（臺北：華宇出版社，1987 年），頁 1-11。

62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 收於 *Bstan 'gyur (sde dge)*, v. co, n. 4347, 131v1-160r7 (Delhi: Delhi Karmapae Choedhey, Gyalwae Sungrab Partun Khang, 1982-1985, TBRC W23703)。

63 有關大修訂（zhu chen），參 Nils Simonsson, *Indo-tibetische Studien: die Methoden der Tibetischen Übersetzer, Untersucht im Hinblick auf die Bedeutung ihrer Übersetzungen für die Sanskritphilologie*, 212-216。有關佛陀名號，*Akṣayamatinirdeśa* 的敦煌寫本和晚期文本中亦分別使用 *g.yung drung rdzogs*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至此必須思考一個重要的問題：$\mathbf{I}_1$ 和 $\mathbf{I}_2$ 究竟是兩個不同的譯本，或是同一個譯本修訂前後的不同狀態？檢視經文 [2]-[8] 或許可以獲得若干線索。[64] 此處出現七個結構相同的句子，在甘珠爾傳本都是「gang dag ... de dag ...」的句型，對應玄奘本的「若諸有情／若有 ... 便為／即 ...」。$\mathbf{I}_1$ 在此處除了 [2] 無論內容或句構（「gag gis ... des...」）皆可和甘珠爾傳本對應之外，其他 7 句和甘珠爾傳本的對應，就句子歸屬而言，都正好錯開半句；就內容而言，都正好前後倒置。下表列出 $\mathbf{I}_1$ 和甘珠爾傳本的對應經文。首先以甘珠爾傳本為基準給予 2A、2B、3A、3B 等經文內容代號（數字代表所屬句之編號）。然後根據 $\mathbf{I}_1$ 所述，將與甘珠爾對應的經文內容代號置入 $\mathbf{I}_1$ 句中的對應位置。表中第 [3] 句，$\mathbf{I}_1$ 欄的 2C=3B 表示其內容等同 3B，但是就句子而言，應歸屬於第 [2] 句。灰底色標示部分表示 $\mathbf{I}_2$ 有對應經文。$\mathbf{I}_2$ 和甘珠爾傳本之句型完全相同，內容也可彼此對應。有關 $\mathbf{I}_2$ 和甘珠爾傳本文字上的異讀，已於上文討論。

	$\mathbf{I}_1$	甘珠爾傳本
[2]	gag gis ..(2A).. des ..(2B)..	gang dag ..(2A).. de dag ..(2B)..
[3]	de dag ..(2C=3B).. 'g(yu)ro/ gag gis..(3A).. na	gang dag ..(3A).. de dag ..(3B)..
[4]	de dagis yang ..(4B).. 'g(yu)ro/ gag gis ..(4A).. na	gang dag ..(4A).. de dag ..(4B)..
[5]	de dag..(5B).. 'gyur ro/ gagis ..(5A)..	gang dag ..(5A).. de dag ..(5B)..
[6]	de [da]g..(6B)..lagso/ ..gag ..(6A)	gang dag ..(6A).. de dag ..(6B)..

pa'i sangs rgyas 和 *yang dag par rdzogs pa'i sangs rgyas*，情況和《維摩詰經》相同，參 Jens Braarvig, "The Phug Brag Versions of the *Akṣayamatinirdeśa*," 8, footnote 22。這顯示表中所列 I_1 使用之名號很可能是敦煌寫本通行的用法。

[64] [2]-[8] 見文末所附經文。

臺灣大學出版社資料庫

	$\mathbf{I}_1$	甘珠爾傳本
[7]	'di dag..(7B).. 'gyuro/ gagis ..(7A)..na	gang dag ..(7A).. de dag ..(7B)..
[8]	..de dag ..(8B).. [ga]g [g]i[s] ..(8A).. [ya]ng d[e] bzhin no	gang dag ..(8A).. de dag ..(8B)..

由以上的對應可以看出 $\mathbf{I}_1$ 與 $\mathbf{I}_2$／甘珠爾傳本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差異產生的原因若非源自所據底本本身，便是來自譯者解讀的不同。J. W. de Jong 曾在發表前述有關 PT610 和 PT611 一文之後 13 年，再次撰寫專文，回應 Roy Andrew Miller 從語言學的角度對 PT610 所重新進行的研究，其中有將近一半的篇幅在評論上述 [2]-[8] 之對應和句型問題。[65] 當時並無《維摩詰經》的梵文本，學者只能依據藏文本進行梵文重建，並據之進行討論。目前的情況與 1960 年代已經完全不同。雖然 1999 年於布達拉宮所發現的梵文寫本經學者判定年代晚於漢、藏譯本，但是仍具參考價值。由於所有現存內容完整的《維摩詰經》文本中，以此梵文本的年代和藏文本最為接近，以之與藏文本進行比對，仍然相當有意義。根據大正大學發表的校訂本，[66] 此處的梵文句型都是 te/ teṣām ... ya/yeṣām ...。下表是加上梵文的對應情況。表中之 2A、2B、3A、3B 等經文內容代號與上表相同，依然先以甘珠爾傳本為基準，再將 2A、2B、3A、3B 等經文內容代號置入梵文本之對應位置中。$\mathbf{I}_1$ 之對應如同前述，與上表相同。

	$\mathbf{I}_1$	甘珠爾傳本	梵文本
[2]	gag gis ..(2A).. des ..(2B)..	gang dag ..(2A).. de dag ..(2B)..	te ..(2B).. yeṣām ..(2A)..

[65] J. W. de Jong, “Encore une fois le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no. 610,” 4-6.

[66]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編，《梵文維摩経：ポタラ宮所蔵写本に基づく校訂》（東京：大正大學出版會，2006 年），頁 114-115。

臺灣佛教學術期刊資料庫

	I_1	甘珠爾傳本	梵文本
[3]	de dag ..(2C=3B).. 'g(yu)ro/ gag gis..(3A).. na	gang dag ..(3A).. de dag ..(3B)..	te ..(3B).. ya ..(3A)..
[4]	de dagis yang ..(4B).. 'g(yu)ro/ gag gis ..(4A).. na	gang dag ..(4A).. de dag ..(4B)..	te ..(4B).. ya ..(4A)..
[5]	de dag..(5B).. 'gyur ro/ gagis ..(5A)..	gang dag ..(5A).. de dag ..(5B)..	teṣām ..(5B).. ya ..(5A)..
[6]	de [da]g..(6B)..lagso/ ..gag ..(6A)	gang dag ..(6A).. de dag ..(6B)..	te ..(6B).. ya ..(6A)..
[7]	'di dag..(7B).. 'gyuro gagis ..(7A)..na	gang dag ..(7A).. de dag ..(7B)..	te ..(7B).. ya ..(7A)..
[8]	..de dag ..(8B).. [ga]g [g]i[s] ..(8A).. [ya]ng d[e] bzhin no	gang dag ..(8A).. de dag ..(8B)..	teṣām ..(8B).. yeṣām ..(8A)..

從上表的對照很容易看出甘珠爾傳本在內容上與梵文其實相符，但其句型是梵文本句型的倒置，也可以看到 $\mathbf{I_1}$ 和梵文本經文內容對應相符的情形。假使 $\mathbf{I_1}$、$\mathbf{I_2}$、甘珠爾傳本所據底本與新發現之梵文本屬於同一傳承系統，$\mathbf{I_1}$ 的譯者似乎是從第 [3] 句起，便依照梵文主句先、關係子句後的句型翻譯。值得注意的是玄奘譯本的內容雖然和甘珠爾並不完全相同，但可以與之對應，句型也相符合。這表示玄奘和甘珠爾傳本的譯者在此處的理解和對譯文句型的處理方式一致。$\mathbf{I_1}$ 的譯者卻採取另外一種方式。至此已可回到前面提出的問題：$\mathbf{I_1}$ 和 $\mathbf{I_1}$ 究竟是兩個不同的譯本，或是同一個譯本修訂前後的不同狀態？倘若是後者，僅就上面討論的這一段而言，修訂的工程是相當浩大的，因為除了句構的改變，還必須加上前面經由實例曾經討論過的語詞使用、拼寫方式和文法使用上的調整。經過如此大幅度的調整，即使原本出自同譯者，也已經可被視為兩個不同的譯本了。

臺傳人藏學維明博士資料庫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 $\mathbf{I}_1$ 和 $\mathbf{I}_2$ 兩份敦煌寫本殘卷的價值：如果沒有 $\mathbf{I}_1$，我們無從得知《維摩詰經》有不只一個藏文譯本；如果沒有 $\mathbf{I}_2$，我們並不知道《維摩詰經》藏文本經文曾經經過大幅調整。

六、結語

本文比對 13 種甘珠爾傳本之《維摩詰經》對應經文，首先經由異讀推演傳本之間的關係，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比對 PT610、PT611 和甘珠爾傳本對應經文。經過詳細分析獲得二個重要結論：首先，PT610 是與甘珠爾傳本歧異甚大的另一傳本，也是本文所使用之傳本中年代最早者。PT610、PT611 都出現古藏文書寫特徵。從書寫型式的角度觀察，可以判定 PT610 的年代較 PT611 早。較晚出的甘珠爾各傳本之間雖然存在若干差異，但基本上仍屬於同一譯本之傳承體系。而 PT610 無論在語詞、語法、句構等方面皆和甘珠爾傳本有甚大差異，顯然非屬同一譯本體系。de Jong 認為 PT610 的風格笨拙，屬於敦煌當地的翻譯工程之始。[67] 然而 de Jong 本人並未對此說法加以說明或提供任何佐證。是否如此，必須先瞭解完成於敦煌當地的同時期譯本風格，才能判斷 de Jong 所言是否屬實。

當然，PT610 也有可能保留原譯本的風貌，而甘珠爾各傳本則是同一譯本經過多次文字改革修訂的結果。然而必須留意的是：假使甘珠爾各傳本是經過多次文字改革修訂的結果，其過程應是漸進，而非跳躍式的，且各修訂階段的成果不可能不在傳本上留下任何痕跡。然而，儘管目前可見之各甘珠爾傳本間存在差異，卻很難從這些差異中找出漸進式修訂的明顯痕跡。目前能夠

[67] J. W. de Jong,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Nos. 610 et 611,” 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確定的是 PT610 和較晚出之甘珠爾傳本之間存在「跳躍式」的顯著差異。PT610 之年代和本文所使用之甘珠爾傳本之間差距至少在 300 多年以上，[68] 出現「跳躍式」的顯著差異非常合理。至於在此 300 多年之間曾經進行的經文編輯和修訂情形，目前所知甚為有限。主要由於完成於此 300 多年之間之「甘珠爾原初型式」仍在發現中，[69] 若干於近數十年已經發現之相關珍貴文獻的實際情況仍待專家學者研究成果的發表。因此，雖然目前不能排除上述論題成立的可能性，但是進一步的證明尚須仰賴對此時期相關文獻的審慎考察。

本文另一重要結論是確定 PT611 是滕邦瑪族群之遠古始祖，沒有任何跡象顯示 PT611 和蔡巴族群之間存在關聯。這似乎意味著兩種可能性的存在：一是蔡巴所據之底本與 PT611 極為不同，二是蔡巴傳本是經過大幅修訂的產物。布敦大師（Bu ston rin chen grub, 1290-1364）曾撰寫一篇致藏經編輯者文，由其內容可以得知公元 14 世紀時期的西藏學者在編輯藏經時的態度嚴謹，為使經文容易閱讀，對於修訂經文內容的方法已有確切的準則。[70] 此外根據《里塘甘珠爾》經部跋文，《蔡巴甘珠爾》在 1349 年完成前曾經經過三次檢查和修改。當時對譯文所進行的修改包括所有口語、方言、俚語的全部移除，並依照之前西藏

---

68 本文所使用之甘珠爾傳本以《永樂甘珠爾》（1410）的年代最早，與 PT610（1035 之前）相距至少 300 多年。

69 「甘珠爾原初型式」乃是對應 Helmut Tauscher 於其文中所使用之 “proto-Kanjur” 一詞，指介於吐蕃王朝時期和甘珠爾正式成型之間所出現之經典匯編，見 Helmut Tauscher, “Kanjur,” 107。

70 布頓所撰書文的對象很能是《夏魯丹珠爾》的編輯人員，Kurtis R. Schaeffer, “A Letter to the Editors of the Buddhist Canon in Fourteenth-Century Tibet: The ‘Yig mkhan rnams la gdams pa’ of Bu ston Rin chen grub,”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4, no. 2 (2004): 268。有關修訂的原則，見前引文 269-270。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文法家和譯師所制定的準則，使用通行語取代古代用語。[71] 這些記載都支持前述第二種可能性的成立。至於前述的第一種可能性，並非不可能成立，蔡巴所據之底本有可能與 PT611 極為不同。雖然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尚無法證明此命題之成立，但是新資料的使用有可能在未來重寫本研究的結論。

Peter Skilling 認為每個甘珠爾族群中的不同文本屬於不同時期或不同程度之修訂，所依循的拼字法或斷句原則皆不相同。[72] 為避免推演傳本關係的討論過於複雜，本文的異讀考察忽略斷句的差異，而以拼字法為主要的判定標準。假使將斷句的差異也列入考慮，有可能得到更加細緻的結果，但也有可能由於異讀的複雜度提高，而難有結果。本文所檢視的經文僅佔《維摩詰經》中的極小部分，所得結論只是初步考察的結果。進一步的探討有待未來更深入及全面性的研究。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1 Jampa Samten Shastri and Jeremy Russell, “Notes on the Lithang Edition of the Tibetan bKa'-'gyur,” 21-22.

72 Peter Skilling,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102.

附錄：經文對勘記

為方便比對 **I_1** 和 **I_2**／甘珠爾經文，視情況將經文分段，每段經文前方依序給予阿拉伯數字編號，置於方括弧中。如同前文所述，甘珠爾經文以 **S** 為底本，異讀註記於註腳中。對勘時，**I_1** 和 **I_2** 以 J. W. de Jong 之對音為基礎，再根據「國際敦煌項目」（IDP,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公開之原件影像檔重新校對。遇藏文的母音記號 gi gu 倒寫時，使用大寫羅馬字母 I 標示。字上的橫線表示被抄寫員劃掉之處。灰底色標示為 **I_2** 之對應經文。此部分凡遇 **I_2** 出現藏文母音記號 gi gu 倒寫，均使用大寫羅字母 I 標示於 **S** 經文上。**I_1** 和 **I_2** 之經文位置使用下標小字標於方括弧中，例如：[PT610-1r1] 表示 PT610 第 1 張正面第 1 行。註腳中灰色字部分表示異讀屬於斷句的差異。

各甘珠爾傳本對應 PT610-1/ PT610-2 之位置及校勘略符

C: vol. ma, 287v8-288v5/ 289v2-290r5

D: vol. ma, 234v1-235r2/ 235v3-236r3

F: vol. za, 452r4-453r4/ 454r2-454v7

H: dpe bsdur ma, vol. 60, pp. 603-4/ 606-7

I_1: Pelliot tibétain 610（PT610）敦煌寫本 PT610

I_{1dJ}: Pelliot tibétain 610（PT610）/ de Jong 敦煌寫本 PT610 狄雍對音

I_2 Pelliot tibétain 611（PT611）敦煌寫本 PT611

I_{2dJ}: Pelliot tibétain 611（PT611）/ de Jong 敦煌寫本 PT611 狄雍對音

J: dpe bsdur ma, vol. 60, pp. 603-4/ 606-7

K: vol. mu, 360v1-361v1/ 362r8-363r5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N: vol. pha, 372r4-373r6/ 374r5-375r4

om.: omit 省略

P: dpe bsdur ma, vol. 60, pp. 603-4/ 606-7

Q: vol. bu, 244v2-245r4/ 245v6-246r7

r: recto 正面

S: vol. dza, 391v6-392v4/ 393v2-394r5

v: verso 反面

V: vol. dza, 348r4-349r2/ 349v7-350v3

Y: dpe bsdur ma, vol. 60, pp. 603-4/ 606-7

Z: vol. dza, 510v5-512r1/ 513r1-514r1

- : 排除

+ : 增加

∑: 所有傳本

PT610-1

[1]

I_1: [PT610-1r1] len pa dang ['dz]i(n)d pa dang/ klog pa da(ng) [ku]n du rgyas par byed pa dang/ shind tu dad pa la ston(d) pa da(ng)/ sgyur ba dang gzhan la yang ston pa dang/ sgom ba'I thub la nan tan byed pa lta jI smos/

S: gang dag thos nas mos pa dang/ yid ches pa dang/ 'dzin pa dang/ 'chang ba[73] dang/ klog pa dang/ kun chub par byed[74] pa[75] dang/

[73] 'chad pa Q ('chang ba ∑-Q)
[74] bgyid ∑-SVZ
[75] +pa P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os nas ston pa dang/ rab tu 'don[76] pa dang/ gzhan dag la'ang[77] 'chad pa dang/ sgom[78] pa'i rnal 'byor la[79] rjes su[80] sbyor ba rnams[81] lta[82] smos kyang ci 'tshal/

[2]

I_1: gag gis [PT610-1r2] chos gyi gzhung 'di lag tu 'ong .. des[83] chos ...*m* . chog gi gter rab [t]u [th]ob pa l[ag] so/

S: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gang dag gi sug par[84] thob[85] par gyur pa de dag kyang chos rin po che'i gter rnyed par 'gyur ro/

[3]

I_1: de dag y[ang da]g pa(r) [g]shegs pa'I grogsu '[gy]uro/ gag gis chos gyi gzhung 'di rtag tu kha ton byas na/

S: /gang dag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kha ton[86] du bgyid pa de dag kyang de bzhin gshegs pa'i grogs su gyur pa lags so[87]/

---

[76] 'dod F
[77] la 'ang FQ, la yang V (la'ang ∑-FQV)
[78] bsgom K
[79] *om*. la F ('byor la ∑-F)
[80] rjesu V
[81] +la ∑-SVZ
[82] *om*. lta F
[83] de la I_{1dJ}
[84] lag par KY, legs bar PQ (sug par ∑-KPQY)
[85] thos V, thogs F
[86] don F
[87] lagso 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

I_1: de dagis yang [PT610-1r3] [da]g par chos bsru[ng] bar 'g(yu)ro/ gag gis . chos 'di ~~na~~ la shi(n)[d tu dad pa d]e rnam .. g.yog kun du spy[od pa] byas na

S: /gang dag chos 'di la mos pa rnams la rim gro dang[88] bsnyen bkur[89] bgyid pa de dag[90] ni/[91] chos yang dag par srung[92] ba lags so//

[5]

I_1: de dag gi khyim na yang dag par gshegs pa bzhugs par 'gyur ro/ gagis [PT610-1r4] chos gyi gzhung ['d]i leg[s] par byas shi ... par byas te 'ch[ang bar] ... byed pa

S: /gang dag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legs par bris te[93] 'chang ba[94] dang/[95] ri mor bgyid pa de dag gi khyim na de bzhin gshegs pa bzhugs par 'gyur ro[96]/

[6]

I_1: de[da]g ni bsod (n)[ams] tham[s cha]d yongsu zad pa lagso/ chos gyi gzhung 'di la gag rjesu [s] mond [PT610-1r5] pa

---

88 dang/ V
89 kur F
90 *om*. dag Z
91 ni ∑-FSVZ
92 bsrung F
93 te/ V
94 'chad pa KQ
95 dang ∑-FSVZ
96 bzhugso F (bzhugs par 'gyur ro ∑-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 /gang dag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la[97] rjes su yi[98] rangs pa[99] de dag ni[100] bsod nams [PT611r1] thams cad[101] yongs su bzung[102] ba lags so[103]/

[7]

I_1: 'di dag gis ni cho[s gy]i sbyin ba chen [po] byin par 'gyuro/ gagis chos [gyi gzhung 'di]...ng du na tshig bzhi pa'i le'u gchig g.. la sdom zhing gzhan la [yang] bstand na/

S: /gang dag[104]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las tha na tshig[105] bzhI pa'i tshigs su[106] [PT611r2] bcad pa[107] gcIg tsam dang/[108] sdom pa'i tshig[109] tsam yang[110] gzhan dag[111] la ston pa de dag nI/[112] chos kyi mchod sbyin chen po [PT611r3] bgyid pa[113] lags so/

---

97 las CFJKNPQY (∑-DHSVZ)
98 yid FKPQY
99 rang ba ∑-SVZ
100 ni/ F
101 chad I_2
102 srung FKPQY bsrung CHJN (bzung I_2 DSVZ)
103 lagso F
104 gag I_2 (gang dag ∑-I_2)
105 /tshigs I_2 (tha na tshig ∑-I_2)
106 tshigsu V
107 pa/ I_2
108 *om*. dang/ F
109 chIg I_2
110 yang/ F
111 *om*. dag I_2
112 ni(nI) ∑-I_2SVZ
113 mthong ba I_2 (bgyid pa ∑-I_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8]

I_1: bchom ldan 'da's [PT610-1r6] gyis rigs g[yi] bu po'am [ri]gs gyi bu m[o] de dag la lung bstan pa .. [ga]g [g]i[s] chos gyi gzhung 'di la [bz]o[d] pa da[ng] mos pa dang dga' ba dang ... lta ba dang/ shing du dad par 'gyur ba [ya]ng [PT610-1v1] d[e] bzhin no/

S: /gang dag[114]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la bzod pa dang/ 'dun[115] pa dang/ blo[116] gros dang/ [PT611r4] rtog pa dang/[117] lta ba dang/[118] mos pa dag[119] nI[120] de[121] nyid de dag la lung bstan pa lags so/

[9]

I_1: mngon du dga[’] ba'[i] '[ji]g rten gyi khams blang zhin myi g.yos (p)a[’]i [yang] dag par gshegs pa kun gyis mtho(ng)[ba]'I le'u bchu gchig go//

S: /'jig rten gyi khams mngon [PT611r5] par dga' ba[122] blangs pa[123] dang/ de bzhin gshegs pa mi 'khrugs pa[124] bstan pa'I[125] le'u [PT611v1] ste

---

[114] gag gIs I_2 (gang dag ∑-I_2)
[115] dang 'thun F, dang mos I_2 (dang/ 'dun ∑-FI_2)
[116] glo F
[117] *om*. rtog pa dang/ F, rtogs pa dang/ CJHKNPQY, rtog pa dang I_2V (rtog pa dang/ DSZ)
[118] *om*. lta ba dang/ I_{2dI}
[119] shIn du dad par gyur ba de I_2 (mos pa dag ∑-I_2)
[120] ni/ F
[121] *om*. de Z
[122] mngon bar dga' ba'I 'jig rten gyI khams I_2 ('jig rten gyi khams mngon par dga' ba ∑-I_2)
[123] blang ba F (blangs pa ∑-F)
[124] myI 'khrug pa de bzhin gshegs pa I_2, de bzhin gshegs pa myi 'khrugs pa J (de bzhin gshegs pa mi 'khrugs pa ∑-I_2J)
[125] bstan pa'i/ K

臺灣大學佛學期刊資料庫

bcu gcIg pa'o[126]/

[10]

I_1: de nas bchom ldan 'da's [PT610-1v2] la brgya' by[i]n (l)ha'[i] d[bang pos ']di skad ches gsold to//

S: /de nas bcom ldan 'das la/[127] lha'i dbang po brgya byin gyis[128] [PT611v2] 'dI skad ces gsol to[129]/

[11]

I_1: bchom ldan 'da['s] bdag gi[s ya]ng dag [p]ar gsheg (s pa) dang/ /'jam d[pal] gzho nur gyur pa las chos gyi gzhung brgya' stong du mar thos gyang cho[s] [PT610-1v3] gyi gzhung [']di [lta] bur b[sta]n ching/ bsam gyis myi khyab par chos gyi tshu[l].. rnam [par sprul]d pas 'jug pa 'di lta bu (n)i sngon ~~chad~~ yong ~~thos~~ ma ~~bmyo~~ thos so/

S: /bcom ldan 'das bdag gIs sngon de bzhin gshegs pa dang/ 'jam [PT611v3] dpal gzhon[130] nur gyur pa las/[131] chos kyI rnam grangs brgya stong mang po thos kyang jI ltar chos kyi[132] rnam [PT611v4] grangs 'dI la[133] rnam par sprul pa bsam gyis mI khyab pa'I chos

---

126 go I_2
127 la ∑-I_2SZ
128 brgya (b)y[I](n) lha'i dbang pos I_2 (lha'i dbang po brgya byin gyis ∑-I_2)
129 tho I_2
130 gzho I_2
131 las ∑-I_2FSVZ
132 *om*. kyi Z
133 las DH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yi[134] tshul la 'jug pa rab tu[135] bstan pa [PT611v5] 'di lta bu ni[136] sngon nam yang ma thos lags[137] so/

[12]

I_1: bchom ldan 'da's gyis chos [PT610-1v4] [gyi] gzhung 'di bla[ng]s pa [dang ']dz[i]nd pa (d)ang/ klog pa dang kun la rgya[s] (p)ar bgyid pa (ni) gdon [mi] 'tsha' bar s[e]ms chan de dag/ chos 'di 'dra ba'i snod du 'gyur bar mchi na'/

S: /bcom ldan 'das sems can gang dag[138]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dzin pa dang/[139] [PT611end] 'chang ba dang/ klog pa dang/ kun chub par bgyid pa de dag kyang the tshom[140] ma mchis par 'di lta bu'i[141] chos kyi snod du[142] gyur[143] na/

[13]

I_1: [PT610-1v5] [ga]gis bsgom ba'i sbyor ba ... nan tan du '[g]yu[r] ba lta (jI) smo ste/

---

[134] bsam gyis myI khyab pa rnam par sprul pa'I chos kyi I_2, rnam par sprul pa/ bsam gyis mi khyab pa'i chos kyi F, rnam par sprul pa bsam gyis mi khyab pa'i ∑-I_2FSVZ

[135] du I_2

[136] ni/ F

[137] *om*. lags I_2

[138] gag I_2 , sems can gang F (sems can gang dag ∑- FI_2)

[139] dang F

[140] tsom ∑-FNSVZ

[141] bu F

[142] tu C

[143] 'gyur ∑-FSVZ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 gang dag bsgom[144] pa'i rnal 'byor la rjes su sbyor ba rnams lta[145] smos kyang ci 'tshal te/

[14]

I_1: de dag gis [ngan] s(o)[ng] thams chad ni [b](ch)ad/

S: /de dag gis[146] ngan song[147] thams cad ni bcad[148]/

[15]

I^1: de dagi [s] bde bar 'gro ba'i laṁ ni 'pye'o/

S: de dag gis bde 'gro'i lam thams cad ni phye/

[16]

I_1: de dag gi(s)~~'a~~ sangs rgyas thams chad mtho[ng]/

S: de dag[149] sangs rgyas thams cad kyis ni gzigs/

[17]

I_1: de dag [PT610-1v6] (g)is smra [ba] thams [chad] gnod pa'o/

S: de dag gis phas kyi rgol ba thams cad ni bcom/

---

[144] sgom F
[145] la ∑-FSVZ
[146] *om*. gis F
[147] +cad Z
[148] gcad KPQVY
[149] +gi Z +ni 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

I_1: de dag [g]i(s) bdud thams chad shin du btuld/

S: de dag gis bdud thams cad ni shin tu[150] pham par bgyis/

[19]

I_1: de dagis [byang] chu[b] (s)em[s] dpa'i lam ni rnam par sbyangso/

S: de dag gis byang chub sems dpa'i lam ni rnam par sbyangs/

[20]

I_1: de dag ni bya[ng] chub gyi dkyi(l) ['](kh)or [PT610-1end]

S: de dag byang chub kyi snying po la ni gnas/

PT610-2

[21]

I_1: [PT610-2r1] thams chad gyi mchod rten so sor byas nas/

S: de bzhin du[151] de bzhin gshegs pa thams cad kyi mchod rten so sor byas nas/[152]

[22]

I_1: de dag de la bskal pa 'aṁ/ bskal pa'I mthar tug gi bar du men tog thams chad dang/ spos thams chad dang rgyal mtshan thams dang

[150] du CQ
[151] *om*. de bzhin du ∑-DHSVZ
[152] nas ∑-FSVZ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ha'i ba dan thams chad gyis [PT610-2r2] mchodn pa byas/ sil snyan dang dkrol ba dang/ len pa dang/ brdung ba thams chad gyis gyang mchod pa byas na/ brgya byind lha'I dbang po/ khyod jI snyam du sems/

S: des de la bskal pa 'am/[153] bskal pa las lhag par me tog thams cad dang/ spos thams cad dang/ rgyal mtshan thams cad dang/ ba dan thams cad kyis mchod pa[154] byas shing[155] rnga dang[156] sil snyan rnams brdungs te[157] mchod na/[158] lha'i dbang po 'di ji snyam du sems/

[23]

I_1: rIgs gyi bu po'am rigs gyi bu mo de dag [PT610-2r3] de'I pyir bsod nams mang du 'pelaṁd/

S: rigs kyi bu 'am/ rigs kyi bu mo de dag de'i gzhi[159] las[160] bsod nams mang du bskyed dam/

[24]

I_1: brgya byin lha'i dbang pos gsol pa/ mang ngo bchom ldan 'da's/ ~~na~~ mang ngo bde bar gshegs pa/ de 'i b~~ch~~sod nams gyi pung po nI bskald [PT610-2r4] pa bye ba brgya stong gyi bar bu mthar pyind par

---

153 pa 'am FKQ
154 par K
155 zhing N
156 dang/ F
157 te/ FV
158 na ∑-SZ
159 des bzhi F, de dag de'i bzhi Z (de dag de'i gzhi ∑-FZ)
160 las/ 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yi nuso/

S: gsol pa/ bcom ldan 'das mang lags so[161]/ /bde bar gshegs pa mang lags te/ bskal pa bye ba brgya stong gis kyang bsod nams kyi phung po de'i[162] mthar phyin par mi nus lags so[163]/

[25]

I_1: bchom ldan 'da's gyis bka' stsal pa/ lha'i dbang po khyo~~gad~~ gyis/ rab tu rig par kun bstand to/

S: /bcom ldan 'das kyis bka' stsal pa/ lha'i dbang po khyod[164] mos par bya'o/ /khyod kyis[165] khong du chud par bya'o/

[26]

I1:de bas na rigs gyi [PT610-2r5] bu po'am/ rIgs gyi bu mo gang gyis/ bsam gyis myi khyab pa rnam par thard par stond pa'i chos gyi gzhung 'di blangs nas/ 'dzInd tam klogaṁ kund tu rgyas par byed pa ni bsod nams de'[166] [PT610-2r6] bas mang du 'pel lo//

S: /gang rnam par thar pa bsam gyis mi khyab pa bstan pa'i[167] chos kyi rnam grangs 'di 'dzin tam/ klog gam/ kun chub par byed pa'i rigs kyi bu pho 'am/ rigs kyi bu mo de[168] bsod nams shin tu[169]

---

[161] lagso V (lags so ∑-V)
[162] po'i F (po de'i ∑-F)
[163] lagso F (lags so ∑-F)
[164] khyed N
[165] khyod F (/khyod kyis ∑-F)
[166] de'i I_{1dJ}
[167] pa/ F
[168] *om*. de CDHJN
[169] du CQ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ng du skyed[170] do/

[27]

I_1: de jI'i pyir zhe na lha'i dbang po chos las byung ba ni/ sangs rgyas bchom ldan 'da's rnams gyi byang chub ste/

S: /de ci'i phyir zhe na/ lha'i dbang po sangs rgyas bcom ldan 'das rnams kyi byang chub ni chos las byung ste/

[28]

I_1: de chos gyis mchod pas nus gyi zang zing gyis ni [PT610-2v1] ma yin no/

S: de chos kyis[171] mchod par nus kyi/[172] zang zing gis ni ma yin pa'i phyir ro/

[29]

I_1: lha'i dbang po de lta bu'i gzhung/ 'di lta bur rig par gyis shig/

S: /lha'i dbang po khyod[173] kyis rnam grangs 'dis kyang 'di ltar rig par bya ste/

[30]

I_1: brgya' byind lha'I dban po sngon byung ba 'da's pa'i dus ~~na~~/ bskald pa grangs myed/ grangs las 'da's [PT610-2v2] pa rgya che ba

[170] bskyed ∑-SVZ
[171] kyi CFJHKNPQY (∑-DSVZ)
[172] kyis/ FZ, kyi ∑-SVFZ
[173] khyed 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shad myed pa/ bsam gyis myi khyab pa'i bskal pa las 'da's de'I dus de'i tshe na/

S: lha'i dbang po sngon byung ba 'das pa'i dus na/[174] bskal[175] pa grangs med pa'i yang ches grangs med pa/ rgya che ba/[176] tshad med pa/[177] bsam gyis mi khyab par gyur pa de'i dus[178] de'i tshe na/[179]

[31]

I_1: bskald pa ni rnam par sbyong ba/ 'jIg rten gyi khams ni rgyan mang po zhes bya bar/[PT610-2v3] sman gyi rgyal po zhes bya ba yang dag par gshegs pa dgra' bchom ba/ g.yung drung rdzogs pa'i sangs rgyas mkhyend pa dang rkang par ldan ba/ bde bar gshegs pa 'jig [PT610-2v4] rtend mkhyend pa bla na myed pa sgyes[180] bu 'dul ba kha lo bsgyur[181] ba lha dang/ myi'I mkhan po/ sangs rgyas bchom ldan 'da's 'jIg rten du byung ngo/

S: bskal pa rnam par sbyong ba[182] la 'jig rten gyi khams cher bkod par/[183] de bzhin gshegs pa dgra bcom pa yang dag par rdzogs pa'i

---

174 nas C, na ∑-CFSVZ
175 skal C
176 grangs med pa na rgya che ba F, grangs med pa rgya che ba V
177 pa F
178 *om*. de'i dus F
179 na ∑-FKQSVZ
180 skyes I_{1dJ}
181 bsgynr I_{1dJ}
182 sbyor ba K, spyod pa CQ
183 par ∑-SZ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angs rgyas[184] rig pa dang zhabs su ldan pa/[185] bde bar gshegs pa/[186] 'jig rten mkhyen pa/ skyes bu[187] 'dul ba'i kha lo sgyur[188] ba/[189] bla na med pa/[190] lha dang mi rnams kyi ston pa[191] sangs rgyas bcom ldan 'das sman gyi[192] rgyal po zhes bya ba 'jig rten du byung ste/

[32]

I_1: 'dI ltar lha'i dbang po [PT610-2v5] sman gyi rgyal po/ yang dag par gshegs pa dgra bchom ba g.yung drung rdzogs pa'i sangs rgyas/ de sku'i tshe tshad ni/ bskald pa bar ma nyi shu'I bar du thub/

S: de bzhin gshegs pa dgra bcom pa yang dag par rdzogs pa'i sangs rgyas sman gyi[193] rgyal po de'i[194] tshe'i[195] tshad ni bar gyi bskal pa nyi shur gyur to/

[33]

I_1: de'I nyan thos gyi dge 'dun [PT610-2v6] rnams ni bye ba khrag khrig sum chu rtsha drug yod de/

---

184 rgyas/ KQ
185 pa KV
186 pa FV
187 *om*. bu Z
188 skur Z
189 ba ∑-FSVZ
190 pa dang/ V, pa DFHJPY (∑-CNKQSVZ)
191 pa/ FKQ
192 kyi Z
193 kyi Z
194 de'I Q
195 tshe 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 /de'i nyan thos kyi dge 'dun ni bye ba khrag[196] khrig phrag[197] sum cu[198] rtsa drug yod do/

[34]

I_1: byang chub sems dpa'i dge 'dun ni bye ba prag bchu gnyis yod do//

S: /byang chub sems dpa'i dge 'dun ni bye ba khrag khrig phrag bcu gnyis yod do/

[35]

I_1: lha'i dbang po de'i dus de'i tshe na 'khor lo'I rgyal [PT610-2end]

S: /lha'i dbang po de'i tshe[199] de'i dus na/[200] 'khor los[201] sgyur[202] ba'i rgyal po rin chen gdugs zhes[203] bya ba

---

196 grag C
197 *om*. phrag F
198 bcu FQ
199 *om*. de'i tshe F
200 na ∑-FSVZ
201 lo K
202 bsgyur HKPQY
203 shes CFKQ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原典

Bye brag tu rtogs par byed pa. In *Bstan 'gyur (sde dge)*, v. co, n. 4346, 1v-131r1. Delhi: Delhi Karmapae Choedhey, Gyalwae Sungrab Partun Khang, 1982-1985. TBRC W23703.

Pelliot Tibetain 610. 見「國際敦煌項目」（IDP,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網站 http://idp.bl.uk/（於首頁左側 SEARCH THE IDP DATABASE 欄內輸入 “Pelliot tibetain 610”，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31 日）。（**PT610/ I_1**）

Pelliot Tibetain 611. 見「國際敦煌項目」（IDP,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網站 http://idp.bl.uk/（於首頁左側 SEARCH THE IDP DATABASE 欄內輸入 “Pelliot tibetain 611”，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31 日）。（**PT611/ I_2**）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dpe bsdur ma*《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 edited by Kruṅ-go'i Bod rig pa źib 'jug lte gnas kyi bka' bstan dpe sdur khaṅ gis dpe bsdur źus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 , v. 60, 458-635. Pe cin: Kruṅ go'i bod rig pa dpe skrun khaṅ, 2006-2008.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co ne)*, v 40 (ma), 205r4-295v2. Co ne rdzong: Co ne dgon, 1926. TBRC W1PD96685（https://www.tbrc.org/#!rid=O4CZ3720|O4CZ37204CZ44664$W1PD96685，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20 日）。（**C**）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sde dge par phud)*, v. 60 (ma), 175r1-239v7. Delhi: Karmapae Chodhey Gyalwae Sungrab Partun Khang, 1976-1979. TBRC W22084.（**D**）

'Phags pa dri ma med pas grangs pa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phug brag)*, v. 75, za, no. 227, 361r6-461r8. New York: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 199-. Microfiche.（**F**）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龍藏經——清康熙朝內府泥金藏文寫本》, v. 76 (mu), 268r6-370v6。臺北：龍岡數位文化，2011。（**K**）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snar thang)*, v. pha, n. 419, 274r4-382r2. Snar thang: Snar thang dgon pa, 18th cent. TBRC W22703.（**N**）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pe cing par ma, Peking Edition of the Kangyur hel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ongolia, Ulaanbaatar, Mongolia*, v. bu, 180r3-250v3. Tokyo: Digital Preservation Society, 2010.（**Q**）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stog pho brang bris ma*, v. 70 (dza), n. 171, 304v6-399v4. Leh: Smanrtsis Shesrig Dpemzod, 1975-1980. TBRC W22083.（**S**）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rgyal rtse'i them spang ma, Original manuscript preserved at National Library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ongolia, Ulaanbaatar, Mongolia, v. 72 (dza) n. 221, 267v5-356r2. Tokyo: Digital Preservation Society, 2010.（**V**）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In *Bka' 'gyur shel mkhar bris ma*. vol. 66 (dza) 415b5-521a3. Ladakh: Shel thub chen dgon. TBRC W1PD127393（https://www.tbrc.org/#!rid=O1VI2|O1VI2VI299$W1PD127393，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20 日）。（**Z**）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 In *bstan 'gyur (sde dge)*, v. co, n. 4347, 131v1-160r7. Delhi: Delhi Karmapae Choedhey, Gyalwae Sungrab Partun Khang, 1982-1985. TBRC W23703.

二、專書和論文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編

2006 《梵文維摩経：ポタラ宮所蔵写本に基づく校訂》，東京：大正大學出版會。

大鹿實秋

1970 〈チベット文維摩經テキスト〉，《インド古典研究》1，頁 137-240。

1978 〈維摩經の副題「不可思議解脫」批判〉，《東洋学研究》12，頁 71-77。

山口瑞鳳著，許明銀譯

2003 《西藏》（下），臺北：全佛文化。

辛島靜志

2014 〈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中國藏學》3 期（總 114 期），頁 31-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資料庫

李保文

2011 〈孝莊太皇太后與康熙朝《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故宮文物月刊》335 期，頁 8-17。

林純瑜

2015 〈《維摩經》藏譯本周邊文獻考察〉，《佛光學報》新 1 卷第 2 期，頁 471-534。

榊亮三郎編著，「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譯

1987 《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冊 12，臺北：華宇出版社。

Apple, James B.

2014 "Fragments and Phylogeny of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Mañjuśrīvihārasūtra*: A Case Study in the Genealogy of Tibetan Kanjurs." *ARIRIAB* XVII: 293-335.

Boin, Sara, trans.

1976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Reprint,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94.

Braarvig, Jens

1997 "The Phug Brag Versions of the *Akṣayamatinirdeśa*." In *Transmission of the Tibetan Canon, Papers Presented at a Panel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Gray 1995*, edited by Helmut Eimer, 1-9.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 Jong, J. W.

1955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Nos. 610 et 611." 收於山口博士還曆記念會編，《（山口博士還曆記念）印度學佛學論叢》，京都：法藏館，頁 60-67。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de Jong, J. W.

1968 “Encore une fois le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no. 610.”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2: 1-7.

Eimer, Helmut

1992 *Ein Jahrzehnt Studien zur Überlieferung des Tibetischen Kanjur*.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28)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Hackett, Paul G.

2012 *A Catalogue of the Comparative Kangyur (Bka'-'gyur dpe bsdur ma)*. New York: American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Harrison, Paul

1992 “Meritorious Activity or Waste of Time? Some Remarks on the Editing of Texts in the Tibetan Kanjur.”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5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Narita 1989*, edited by Ihara Shōren and Yamaguchi Zuihō, 77-93. Narita: Naritasan Shinshoji.

1994 “In Search of the Source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a Reconnaissance Report.”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vol. 1*, edited by Per Kvaerne, 295-317. Oslo: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1996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edited by Roger Jacks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d José Cabezón, 70-94. New York: Snow Lion.

Lainé, Bruno

2009 "Canonical Literature in Western Tibet and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anonical Collection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5: 1-29.

Maas, Philipp A.

2008 "A Phylogenetic Approach to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ibetan Kanjur - the *Akṣayamatinirdeśa* Revisited." In *Bauddhasāhityastabakāvalī: Essays and Studies o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Ded. to C. Vogel by Colleagues, Students, and Friends*, edited by Dragomir Dimitrov et al. (Indica et Tibetica 36), 229-243. Marburg: Indica et Tibetica.

Samten Shastri, Jampa, and Jeremy Russell

1987 "Notes on the Lithang Edition of the Tibetan bKa'-'gyur." *The Tibet Journal* 12, no. 3: 17-40.

Samten, Jampa, Hiroaki Niisaku and Kelsang Tahuwa

2012 *Catalogue of the Ulan Bator Rgyal Rtse Them Spangs Ma Manuscript Kangyur*. Tokyo: Yuishoji Buddhist Cultural Exchange Research Institute.

Schaeffer, Kurtis R.

2004 "A Letter to the Editors of the Buddhist Canon in Fourteenth-Century Tibet: The 'Yig mkhan rnams la gdams pa' of Bu ston Rin chen grub."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4, no. 2: 265-2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imonsson, Nils

1957 *Indo-tibetische Studien: die Methoden der Tibetischen Übersetzer, Untersucht im Hinblick auf die Bedeutung ihrer Übersetzungen für die Sanskritphilologie*. Uppsala: Almqvist & Wiksells Boktryckeri Ab.

Skilling, Peter

1997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In *Transmission of the Tibetan Canon, Papers Presented at a Panel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Gray 1995*, edited by Helmut Eimer, 87-111.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Skorupski, Tadeusz

1985 *A Catalogue of the Stog Palace Kanjur*.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Tauscher, Helmut

2015 "Kanjur." In *Brill's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vol. 1: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103-111. Leiden: Brill.

Tauscher, Helmut and Bruno Lainé

2015 "The 'Early Mustang Kanjur' and its Descendents," in *Tibet in Dialogue with its Neighbours: History, Culture and Art of Central and Western Tibet, 8th to 15th Century*, edited by Erika Forte, Liang Junyan, Deborah Klimburg-Salter, Zhang Yun, and Helmut Tauscher, 463-481. Wien: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van der Kuijp, Leonard W. J.

1996 “Tibetan Historiography.”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edited by Roger Jackson and José Cabezón, 39-56. New York: Snow L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ibetan Dunhuang Manuscripts on *Vimalakīrtinirdeśa* PT610 and PT611

Lin, Shen-yu *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two Tibetan Dunhuang manuscripts PT610 and PT611 by J. W. de Jong in 1955 was taken by Étienne Lamotte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posit that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 had been translated into Tibetan more than one time. Instead of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T610, PT611 and the Kanjur versions, de Jong's paper was devoted in large part to the collation of the transliteration of PT610, PT611 and the Kanjur versions. Until now no contribution has been mad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Kanjur versions of the Tibetan *Vimalakīrtinirdeśa*, let alone the condition of their transmission. Taking PT610 and PT611 as the main subject of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first compares the corresponding sūtra text in 13 Kanjur versions of the Tibetan *Vimalakīrtinirdeśa*, and aims to deduce the transmis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anjur versions according to variant readings. The differences in wording and syntax between PT610, PT611 and the Kanjur versions as well as their correlations are then examin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ccording to the writing patterns, PT610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redates PT611. Moreover, PT610 deviates significantly from the Kanjur versions in wording, grammar, and syntax, suggesting that PT610 and the Kanjur versions are not descendants from the same translation. Besides, PT611 should be the ancestor of the Them spang ma group, whereas no relationship can be found between PT611 and the Tshal pa group. This study confirms the value of the two Dunhuang manuscripts; while the existence of PT610 indicates that *Vimalakīrtinirdeśa* was translated into Tibetan more than one time, the content of PT611 reveals the fact that the Tibetan version of *Vimalakīrtinirdeśa* was previously revised in large scale.

This study only examines a small section of the whole sūtra text. Thus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Kanjur versions in this paper can only be accounted as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However,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enhancement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est in the research of Tibetan Kanjurs in Taiwan, and is offered in the hope that young scholars will be induced to delve into the related research area, which is still undergoing rapid development.

Keywords: Tibetan Dunhuang manuscripts, PT610, PT611, *Vimalakīrtinirdeśa*, Kanju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